

28

毛詩 十 小雅

鹿鳴之什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常棣 伐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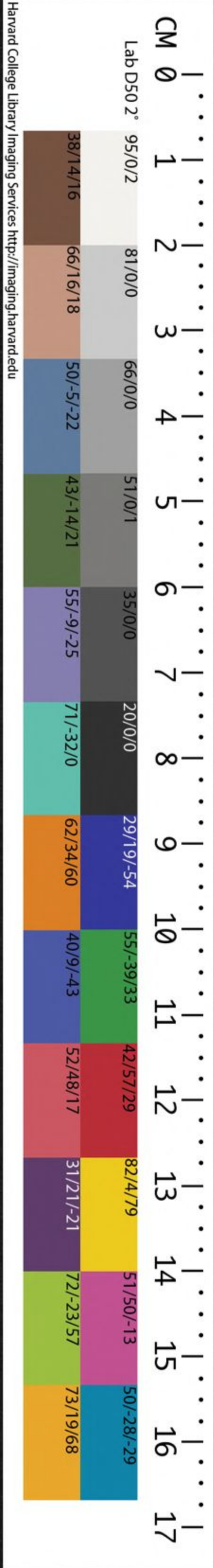
天保 采薇

T 110 /4120 A1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9 1955

十三經註疏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毛詩卷第九鹿鳴之什  
詁訓傳第十六毛詩小雅一  
鄭氏箋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  
印



毛詩註疏卷第九 九之一

毛詩小雅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鹿鳴之什詁訓傳第十六

陸曰什音十什者若五等之君有詩各繫其國舉周

南即題關雎至於王者施教統有四海歌詠之作非止一人篇數既多故以十篇編為一卷名之為什

毛詩小雅

皆正小雅六篇亡今唯十六篇從此至

魚麗十篇是文武之小雅先其文王以治內後其武王以治外宴勞嘉賓親睦九族事非隆重故為

小雅皆聖人之迹故謂之正

小大雅譜

正義曰以此二雅正有文武成變有厲

毛詩卷第九

鹿鳴之什

宣幽大王皆居在鎬豐之地故曰豐鎬之時詩也知  
者文王有聲云作邑於豐是文王居豐也又曰考卜  
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是武王居鎬也  
太史公曰成王卜居洛邑定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  
外傳曰杜伯射宣王於鎬魚藻序云王居鎬京是幽  
王以上皆居鎬也世本云懿王徙於大丘地理志云  
京北魏里縣周曰大丘懿王都之京兆郡故長安縣  
也皇甫謐云鎬在長安南二十里然則大丘與鎬相  
近有離宮在焉懿王躉居之非遷都也鄭必須言周  
室居豐鎬者以國風皆題諸國之名知其國土所在  
雅亦須顯其號并知天子所居之處也采薇出車以  
天子之命命將率則文王時未稱王也則二雅各有  
未稱王時作者未稱王時則在岐周矣而繫之豐者  
以其為雅詩者即述天子之政文王居豐乃稱王縱  
使在岐周時作亦繫之於豐也厲王流于彘王爵仍  
有鎬京尚在故亦總云豐鎬焉雅題不曰周者以雅  
與國風絕殊又無異代相涉故不言周也始祖后  
稷由神氣而生有播種之功於民公劉至于太王王

季歷及千載越異代而別世載其功業為天下所歸  
。正義曰案周本紀云公劉后稷之曾孫大王公劉  
九世之孫后稷在唐虞之時公劉當夏太康之時此  
至大王王季歷夏商之世漢書律歷志云夏凡四百  
四十年殷凡六百二十九年則餘一千矣故曰歷千  
載越異代也言后稷至於太王則公劉在其間矣而  
別言公劉者以周之先公皆能脩后稷之業公劉太  
王其中賢俊者故歷言之所以追說后稷公劉太王  
者言周德積基所由也。文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  
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于文王有聲據盛  
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考之美。正義曰自文王至  
文王有聲凡十篇上文王早麓一篇居從可知凡八  
七篇序皆云文王早麓一篇居中從可知凡八篇文  
王大雅也下文武文王有聲二篇序皆言武王則武  
大雅也由事而定故文王以受命為盛大雅以盛為  
體亦由事而定故文王以受命為盛大雅以盛為王  
故其篇先盛隆文王言受命作周大明次之也文王  
王是盛隆之事故以文王為首大明次之也文王所



乃勞之則遺先勞後矣此所以先勞後遺者人之勞  
役苦於上所不知則已勞而怨有勞而見知則雖勞  
而不怨其事重故先之也且使臣往反因非其一四  
壯所勞不必是皇皇者華所遣之使二篇之作又  
必一人故以輕重為先後也君臣既洽鄰國又睦  
可以和睦燕宗族故次常棣燕兄弟也兄弟既和  
朋友故次伐木燕朋友故舊也君臣既能燕勞臣下  
亦歸美以報之故次天保言下報上也內事既治則  
當命將征伐以禦夷狄之患故次采芣造戎役遣則  
欲其同心還則別其貴賤先出車以勞將率後狄杜  
以勞還役也文王之詩既終可王之勞將率後狄杜  
治內外有成功故武王之詩既終可王之勞將率後  
麗也萬物既多人得養其父母故次南陔孝子相戒  
以養也孝子非徒能養其親身又清潔故次白華言  
孝子之潔白也萬物盛多人思齊說文王之教先况弟  
故次華黍歲豐宜黍稷也思齊說文王之教先况弟  
後家邦此詩之次先羣臣後兄弟者彼說施法之事  
先齊其家後化於外自近及遠之義此即為國之政

固當先國事後族人故使燕羣臣在先也又鹿鳴等  
三篇皆燕勞臣子為政之大務後世常歌之故鄉飲  
酒燕禮皆歌此三篇四牡傳曰文王率諸侯無叛國  
而朝聘於紂故歌文王之樂歌周南召南及大雅皆歌  
法故樂常歌之推此則樂歌周南召南及大雅皆歌  
其首三篇書傳多云升歌清廟是事重為常歌故以  
為諸篇之首也此文王小雅其事多在稱王之前家  
書傳文王受命四年伐昆夷采芣為伐昆夷而作事  
在受命四年也出車杜役還而勞之出車經曰春  
日遲遲薄言還歸在受命五年而反也則采芣三篇  
事在稱王前矣鹿鳴燕羣臣嘉賓嘉賓之文容有鄰  
國之聘客也明亦未稱王也四牡云周道倭遲傳曰  
岐周之道尚在岐周末遷亦是未稱王也皇皇者華  
君遣使臣是聘問鄰國也若稱王之後與諸侯禮異  
不得為鄰國相聘之法則亦未稱王也此三篇之事  
或在采芣之前其作之時節次第不可得而知也稱  
王之采芣亦可矣伐木云陳饋八簋為天子制天保  
云論祠烝嘗于公先王追王改祭之禮定是稱王之

後無文王之益或當時即作或前後為之未可定也  
檢文武大雅經每言文武之益多在武王成王時作  
也小雅唯雅有稱王後事會無言其益者又所論多稱  
王以前之事知其體諫由歌政而興體亦因政而異王  
詩之作各有其體諫由歌政而興體亦因政而異王  
政有巨細詩有大小不在其作之先後也此篇尚不  
以作之先後為次况小大反以作之先後為異乎且  
就檢其事亦不然矣絲有伐昆夷之事而在大雅采  
薇亦伐昆夷之事而在小雅絲云虞芮質厥成事在  
稱王之初天保云輪同烝甯事在稱王之後天保在  
小雅絲在大雅明不以作之先後分屬二雅可知也  
但作者各有所擬述大政為大雅之體述小政為小  
雅之體體以政興名以體定體既不同雅有大小大  
師審其所述察其異體然後分而別之自王澤竭而  
詩息暴秦起而樂亡去聖久遠無所傳授雖鬻鬻其  
大校不可言宣也詩次先小雅此鄭先論人雅者  
言見事漸故先小後大鄭以大雅述盛隆之事故先  
言焉。此二雅逆順之次要於極賢聖之情著天道

之助如此而已矣。正義曰由祖考積基之美致令  
受命而王今夫雅先陳受命後述祖考從下而上是  
逆也為政之法當以近及遠今小雅先內後外是順  
也二雅逆順雖異其致一也皆要在於極盡先祖賢  
聖之情著明天道符命之助而已矣公劉大王王季  
是賢也即絲與早麓等詩是也文王武王聖也即述  
是武詩是也天道助者即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之屬  
是也。又大雅生民及卷柎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  
者我周公成王之時詩也。正義曰知大雅自生民  
者以生民序云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明是文武後人見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也文  
武後人唯周公成王耳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  
以配天故知生民為周公成王之詩生民既然後稷  
阿昔是可知知小雅自南有嘉魚者以六月序廣陳  
小雅之廢自華黍以上皆言缺由庚以下不言缺明  
其詩異主也魚麗之序云文武華黍言與上同明以  
上武王詩由庚以下周公成王詩也南有嘉魚云太  
平蓼蕭云澤及四海語其時事為周公成王明矣序

者蓋亦以其事著明故不言其號盜焉由庚既為周  
 公成王之詩則南有嘉魚至菁菁者莪從可知也故  
 云下及菁菁者莪皆周公成王之詩也  
 王事政統於成王故並舉之也由庚在嘉魚前矣不  
 云自由庚者據見在而言之鄭所以不數亡者以毛  
 公下由庚以就崇丘若言自由庚則不包南有嘉魚  
 故不得言也既不得以由庚為成王詩首則華黍不  
 得為武王詩末故上說文武之詩不言至華黍也其  
 比篇如此次者大雅之次以後稷祖考之先文武功  
 之所起人本於祖故生民為先言尊祖也既後稷有  
 功世篤忠厚故次行葦言忠厚也既能忠厚化以及  
 物令天下醉飽故次既醉言太平也既能得太平又能  
 又持不失故次鳧鷖言能持盈守成也鳧鷖止言祭  
 神無持盈之事而序以承太平之後因言太平之君  
 子能持盈守成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矣是傳會其事  
 以為篇次之意也推此明其餘皆有次比之義既能  
 持盈不失事可嘉美故次假樂嘉成王也召公既嘉之  
 恐其怠慢故公劉洞酌卷阿戒成王也召公以成王

初泄政恐不留意於治民之事故先言公劉厚於民  
 以戒之既戒以民事欲其忠信故次洞酌也既有忠  
 信須求賢自輔故次卷阿也詩人之作自有次第故  
 其卒章曰矢詩不多維以遂歌是也小雅之次以承  
 文武政平之後繼體之君調陰陽育萬物由庚萬物  
 得由其道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  
 大也南山有臺樂得賢者由儀萬物之所生各得其  
 宜此五篇樂與萬物得賢者由儀萬物之所生各得其  
 物也既萬物得宜又能周及海外故次蓼蕭也言萬  
 物得所四海蒙澤天下無事可以飲燕諸侯褒賜有  
 功故次湛露彤弓也既見因饗燕而賜之故先燕後  
 賜也既有功蒙賞唯才是用為天下之節則難明也生民  
 菁菁者莪也其次如此其作之時節則難明也生民  
 云推后稷配天是周公制禮之時則攝政六年後作  
 也行葦云曾孫維主周公攝政之時成王為孺子養  
 老之事周公所為行葦言成王為主則在即政之後  
 也既醉言太平鳧鷖言守成周公攝政三年則致太  
 平既已太平則有成功何守作必在攝政三年則致太

不可定指其時也假樂嘉成王有顯顯令德官人安  
 民則亦即政之後矣公劉洞酌卷阿同是召公之戒  
 公劉云成王將涖政則歌在行葦假樂之前也既醉  
 鳧鷖指論太平守成亦不廢在生民之前也大雅之  
 作既有先後則小雅亦當然也小雅之中皆無成王  
 之言又無即政之事其作多在攝政之時不可定其  
 年月也襄二十九年左傳為吳季札歌小雅服虔云  
 自鹿鳴至菁菁者莪道文武備小政定大亂致太平  
 樂且有儀是為正小雅皇甫謐亦云詩人歌武王之  
 德今小雅自魚麗至菁菁者莪七篇是也則服虔與  
 皇甫謐以小雅無成王之詩也左傳又曰為之歌大  
 雅服虔云陳文王之德武王之功自文王以下至鳧  
 鷖是為正大雅則服虔又以生民行葦既醉鳧鷖為  
 武王詩也案武王伐紂未幾而崩不得有天下太平  
 澤及四海之事蓼蕭既醉之章皆言太平之事安得  
 為武王詩乎即小雅皆武王之詩六月之序何當廢  
 缺異文也生民推后稷配天行葦曾孫維主書傳配  
 天皆謂周公之詩曾孫皆斥成王不得為武王詩矣

**華黍**由庚本相連比毛氏分序致其篇端使華黍就  
 上由庚退下則毛意亦以由庚以下為成王之詩也  
 不然亡詩六篇自可聚在一處何須分之也服虔之  
 誤達詩之文先毛之旨故鄭所以不然也。傳曰文  
 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此  
 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為正經。正義  
 曰此傳以作空為喻也言周國之興譬如為室文王  
 始造其基武王鑿其棟周公內而架之乃成為室  
 猶言文王受命武王因之得伐紂定天下周公致太  
 平制禮作樂以成之故申侯曰昌受命發行誅旦弘  
 道是其終始相成故比合其詩大雅十八篇小雅十  
 六篇為正經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未知此傳在何  
 書也。其用於樂國君以正義曰以詩者樂章既說二  
 賓或上取魚或下就。正義曰以詩者樂章既說二  
 雅為之正經因言用樂之事變者雖亦備於樂或不  
 辨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  
 用故鄭於變雅下不言所用焉知國君以小雅天子  
 以大雅者以變雅下不言所用焉知國君以小雅天子  
 以大雅者以變雅下不言所用焉知國君以小雅天子



樂既禮云豕歌鄉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燕諸侯之  
 禮謂周南召南為鄉樂鄉飲酒大夫之禮直云合樂  
 大夫稱鄉得不以用之鄉飲酒是鄉可知故不云鄉  
 也由此言之則知風為鄉樂矣左傳晉為穆叔文王  
 鹿鳴別歌之大雅為一等小雅為一等風既定為鄉  
 樂差次之而上明小雅為諸侯之樂大雅為天子之  
 樂矣且鄉飲酒鄉大夫賓賢能之禮也言賓用敵禮  
 是平等之事合已樂而上歌小雅為用諸侯樂然則  
 諸侯以二雅為已樂而穆叔云文王兩君相見之樂  
 歌則兩君亦敵明歌大雅為用天子樂故知諸侯以  
 小雅天子以大雅矣鄉射之禮云乃合樂周南召南  
 等注云不歌不笙不間志在射略於樂不略合樂者  
 風鄉樂也不可略其正大射諸侯之禮所歌者明亦  
 諸侯之正樂也其經曰乃歌鹿鳴三終乃下管新宮  
 三終亦不笙不間又不言合明亦略樂不略其正是  
 小雅為諸侯之樂於是明矣自然大雅為天子之樂  
 可知若然小雅之為天子之政所以諸侯得用之者  
 以詩本緣政而作臣無慶賞威刑之政故不得有詩

而詩為樂章善惡所以為勸戒六美者可以為典法  
 故雖無詩者今得進而用之所以風化天下故曰用  
 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因其節文使之有等風為夫  
 婦之道生民之本王政所重欲天下編化之故風為  
 鄉樂風本諸侯之詩鄉人所用故諸侯進用小雅諸  
 侯既用小雅自然天子用大雅矣故鄉飲酒燕禮注  
 云鄉樂者風也小雅為諸侯之樂大雅為天子之  
 樂是也彼注頌亦為天子之樂此不言頌者此因風  
 與二雅為尊卑等級以見其差降故其言不及頌耳  
 國君以二雅天子以大雅舉其正所當用者然而至  
 於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天子不純以大雅諸侯不  
 純以二雅故下鄭分則說之向者天子饗元侯歌肆  
 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  
 天子於諸侯同正義曰鄭既言有上取下就之義  
 因自問而釋之故云何者以發端也知歌合如此者  
 左傳曰穆叔如晉晉侯饗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  
 歌文王之三又晉侯饗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  
 人子員問之對曰肆夏天子所以饗元侯也使臣弗

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使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賓君也敢不拜嘉又曾語曰金奏肆夏繁過  
 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工歌文王大明絲則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以為肆業及之故不敢拜既由三傳  
 及鹿鳴之三君之所賦使臣敢不拜既論之天子食元侯歌肆夏也則非元侯者不得歌之  
 肆夏頌之族類頌下雅有六雅故知於考侯歌文王已傳文又言文王兩君相見之樂是諸侯於鄰國之  
 君亦歌文王與天子於諸侯同也鄉飲酒燕禮合樂皆降於升歌歌鹿鳴合鄉樂則知歌文王者當合鹿  
 鳴歌肆夏者當合文王也故鄭於此差約而知之傳言金奏肆夏此云歌者凡樂之初作皆擊金奏之春  
 官鐘師以鐘鼓奏九夏論語云始初作翁如也鄭云始作謂金奏等為穆叔發初歌肆夏故云金奏也言金  
 奏者始作未必先擊鍾以奏之左傳曰歌鍾二肆是歌必以金奏之言金奏肆夏亦歌之文王鹿鳴因上  
 有金奏之文不須復云金奏故直云歌其實文王鹿鳴亦金奏肆夏亦工歌互言之故知歌肆夏也此歌

在堂上故郊特牲曰歌者在堂上貴人聲也其合樂則在堂下故儀禮注云合樂謂歌樂與眾聲俱作明在  
 堂下眾聲也由在堂下輕故降升歌一等元侯者元長也謂諸侯之長杜預云元侯牧伯也牧伯與上公  
 則為大國故儀禮注云天子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以肆夏頌之族類故以頌言之牧伯為元侯  
 則其餘侯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非元侯也故繼謂則其諸侯故用樂與兩君相見之樂同儀禮注云兩君  
 之諸侯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儀禮注云兩君相見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儀禮注云兩君  
 之於諸侯與小國與此諸侯同也此先陳天子於諸之於諸侯與小國與此諸侯同也此先陳天子於諸  
 侯以諸侯於鄰國亦如之彼據傳之正文先言兩君侯以諸侯於鄰國亦如之彼據傳之正文先言兩君  
 相見以諸侯於鄰國亦如之彼據傳之正文先言兩君相見以諸侯於鄰國亦如之彼據傳之正文先言兩君  
 於諸侯總次國小國為一等諸侯相與天子於諸於諸侯總次國小國為一等諸侯相與天子於諸  
 侯文同則亦總次國小國為一等諸侯相與天子於諸侯文同則亦總次國小國為一等諸侯相與天子於諸  
 於次國於小國皆是諸侯於鄰國之君同歌文王合於次國於小國皆是諸侯於鄰國之君同歌文王合  
 鹿鳴也仲尼燕居云大饗有四焉兩君相見升歌清鹿鳴也仲尼燕居云大饗有四焉兩君相見升歌清  
 廟下管象彼兩君元侯相於法也天子於元侯相與廟下管象彼兩君元侯相於法也天子於元侯相與  
 侯不同則元侯相於與諸侯亦異也諸侯相與天子

子於諸侯同則元侯相見亦與天子於元侯同不歌  
 肆夏避天子也以此明之則言諸侯於鄰國之君無  
 元侯可知也其元侯於大國小國亦當與諸侯於鄰  
 國同也天子以大雅而饗元侯歌肆夏國君以小雅  
 於鄰國歌文王是饗賓或上取也。天子諸侯燕羣  
 臣乃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正義曰若與四方  
 諸侯燕其羣臣及聘問之賓以燕已羣臣為文而兼四方  
 之賓也其禮歌鹿鳴合鄉樂也諸侯以小雅取燕羣  
 臣及聘問之賓而合鄉樂天子以大雅取燕羣臣及  
 聘問之賓歌小雅合鄉樂是皆為下就也推此則天  
 子於諸侯合鹿鳴亦在下就之中矣若然前云饗賓  
 或上取上既言天子饗元侯歌肆夏於元侯雖則下  
 之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歌文王者皆  
 謂饗矣饗賓當上取而言有下就者以饗賓之中天  
 子於元侯歌肆夏諸侯相饗於歌文王皆為上取據多  
 言之故鄭屬上取於饗其實饗中以兼下就合鹿鳴  
 是也言或上取者天子於元侯合文王於諸侯歌文

王諸侯於鄰國合鹿鳴皆是已樂非上取故言或見  
 其不盡上取也言燕或下就者諸侯燕羣臣及聘問  
 之賓歌鹿鳴是已樂非下就故亦言或案儀禮注云  
 頌為天子之樂則天子自當用頌矣而謂饗元侯為  
 天子上取者詩為樂王者盡用之但鄭從風為鄉樂  
 以上差之使大雅為天子之樂耳故不得以肆夏  
 為上取也此鄭直以差等為說耳不可以已所得用  
 則為已樂也何者元侯相饗歌頌與天子於元侯同  
 諸侯相於與天子於諸侯同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  
 賓文與天子燕羣臣及聘問之賓同則風雅頌皆為  
 諸侯所用矣豈得皆謂之為諸侯之樂乎明鄭以等  
 差言之可知矣既以等差定之使天子定用大雅諸  
 侯定用小雅非此者皆謂之上取下就儀禮之注盡  
 論詩為樂章之意既以風為鄉樂小雅為諸侯之樂  
 而大雅之後仍有頌在故因言大雅頌為天子之樂  
 欲明雅頌盡為樂章所以與此異也必知天子亦  
 上取者以此譜文先定言國君天子之用樂即云有  
 上取下就之事明上取下就亦宜同矣燕禮注云合

鄉樂者禮輕者逮下諸侯燕臣子合鄉樂為下就明  
天子於諸侯合鹿鳴者亦下就也諸侯於鄰國之  
君歌大雅為上取則知天子於元侯歌肆夏亦上取  
也若然天子諸侯皆有上取下就自由尊用之差而  
云饗或上取燕或下就似上取下就自以饗燕為別者  
以穆叔曰肆夏天子所以饗元侯禮記曰大饗有四  
為兩君相見之禮儀禮燕禮是諸侯燕禮記曰大饗有  
禮因此成文故天子諸侯於國君皆云饗於臣皆云  
燕所以見尊卑之禮異臣與國君別其等此上取以  
饗為文其實國君與臣饗燕皆有何者周禮掌客職  
曰上公三饗三燕是天子於諸侯饗燕俱有也鹿鳴  
天子小雅而序曰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箋云飲  
之而有幣酬即饗所用是天子於羣臣饗燕皆有也  
左傳曰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饗之又曰晉士文  
伯如周王與文伯燕是天子於聘問之賓饗燕俱有  
也秋官司儀職曰凡諸公相為賓致饗食左傳曰公  
與晉侯燕於河上是諸侯相於饗燕俱有也左傳曰  
穆叔如晉晉侯饗之聘禮曰公於賓再饗一燕是諸

侯於聘問之賓饗燕俱有也左傳曰季文子如宋致  
女復命公饗之燕禮燕已之臣子是諸侯自於羣臣  
饗燕俱有也國君與臣並有饗燕而鄭異其文見尊  
卑之禮殊為上取下就之例耳此因尊卑異其文則  
其用樂也由尊卑為差不由饗燕為異此饗燕之文  
互見耳則饗燕用樂同也且燕禮燕鄰國聘問之賓  
歌鹿鳴晉侯饗穆叔歌鹿鳴之三三拜是其用樂同  
文也故儀禮注引穆叔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  
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  
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所言用樂與此饗同  
是天子諸侯於國君饗燕同樂之事也若然用樂自  
以尊卑為差等不由君饗燕同樂之事也若然用樂自  
並注云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燕合鄉  
樂禮輕者可以速下似為禮有輕重故上取下就與  
此不同者彼以燕禮諸侯之禮鄉飲酒大夫之禮工  
歌鹿鳴合鄉樂故鄭解其尊卑不同用樂得同之意  
因言由禮盛可以進取禮輕可以速下所以用樂得  
同彼言解燕禮與鄉飲酒禮異樂同之意其實不由

饗燕有輕重也此用樂之差謂升歌合樂為例其舞則燕禮云若舞則酌是諸侯於臣得用頌與此異也又郊特牲曰大夫之奏肆夏自趙文子始注云僭諸侯明諸侯得奏肆夏故却特牲又曰賓入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注云賓朝聘者也又曰賓來奏納夏之云及庭奏肆夏及周禮注杜子春云賓來奏納夏之等皆謂賓始入及庭未行禮之時與升歌合樂別也此其著略大按見在書籍禮樂崩壞不可得詳正義曰饗燕用樂皆推禮傳而知事不詳悉是其著明質略其大按見在書籍禮傳而知事不詳悉是其著明以言焉由禮樂崩壞不可得詳審也故儀禮注天子約諸侯於國君燕用樂之不可得詳審也故儀禮注天子是也案鄉飲酒及燕禮并歌小雅其笙間之篇亦小雅則此笙間之篇宜與所用升歌同而云未詳聞者以其雖知同在小雅大雅推仍不知是何篇故曰笙間之篇未得詳聞也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懲過正之次也。正義曰民勞六月之後其詩皆王道衰乃作非制禮所用

故謂之變雅也其詩兼有美刺皆當其時善者美之惡者刺之故云美惡各以其時也又以正詩錄善事所以垂法後代變既美惡不絕亦兼采之者為善則顯之令自強不息為惡則刺之使懲惡而不為亦足以勸戒是正經之次故錄之也大雅言民勞小雅言六月之後則大雅盡召晏小雅盡何草不黃皆為變也其中則有厲宣幽三王之詩皆當王號謚自願唯厲王小雅謚號不明故鄭於下別論之如是則大雅無正小雅柔五篇序皆云厲王通小雅十月之交雨常武六篇小雅自六月盡無羊十四篇序皆言宣王則宣王詩也又大雅瞻仰召晏二篇序言幽王小雅自節南山下盡何草不黃去十月之交等四篇餘六篇不言幽王在幽王詩中皆幽王詩也本紀曰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桀夷公大夫芮良夫諫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使用事焉王行暴虐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

作懿以自警言宋板警  
作哲言按國語作傲作折言  
為非

殺之三十四年王益嚴虐國人不敢言道路以自王  
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又諫不聽於是國人  
敢出言三年乃相與叛虜厲王厲王出奔于虢周召  
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崩於虢如遷此言  
厲王積惡有漸三十年而甚三十四年益虐又三年  
而王虛而弭謗虜虜云厲王弭謗穆公不敢斥言王之  
惡則流彘前事也桑柔芮良夫所作云貪人敗類則  
與所諫云榮夷公專利事同三十年後事也雨無正  
云周宗既滅靡所止矣則是流彘之後此其可驗者  
也楚語云衛武公九十五矣作懿以自警韋昭云懿  
今抑詩則作在平王之時然檢抑詩經皆指刺王荒  
耽仍未失政又言哲人之愚亦維斯矣則其事在流  
彘之前弭謗時也韋昭之言未必可信也民勞召穆  
公諫王令息京師之民十月之交言后黨專權有權  
可專有民可役則事在流彘前也小旻戒王無淪胥  
以敗小宛誨王無忝爾所生皆教王為善以導民其  
事亦在流彘前矣則厲王小雅雨無正篇事在大雅

之後其餘不可詳矣厲王大雅事類大同所次之意  
蓋以王者所以牧民人反勞苦故先民勞民之所  
勞者由王政反常綱紀廢缺故次板蕩王惡甚焉而  
抑刺王之荒耽桑柔貪人敗善皆為惡之次故又  
次焉小雅十月之交以譴自上天小人專恣惡莫甚  
焉故以為先由惡之其致覆滅宗周無所安定故次  
雨無正也小旻刺王謀之不臧小宛傷天命之將去  
論怨嗟小故為次焉小旻箋云所刺列於十月之交  
兩無正為小故曰小旻此鄭解篇次之意也前檢小  
宛謂事在兩無正之先今而慮流彘之後者以詩之  
大體雖事有在先或作在後於後追述其美則刺  
成王時作論功頌德之詩可列於後追述其美則刺  
過譏失之篇亦後世尚刺其惡本紀又曰宣王即位  
二相輔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歸宗周  
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四十六  
年宣王崩如遷此言則宣王自三十九年以前無他  
過惡唯敗於千畝為始衰耳而小雅有箴規誨刺其  
事有漸矣則王衰亦有漸矣皇甫謚云三十年代魯

詩注卷九

諸侯從此而不睦蓋周衰至此而漸也  
王德漸衰亦容美刺並作不規之篇當在三十  
篇小雅自六月至鴻鴈及斯干無羊七篇皆宣  
盛時作其事多在初年以王承衰亂之弊百  
任賢使能征伐安集初則當然亦不河定其  
自庭燎盡我行其野是王德衰乃作多在三  
等或亦作也而九年以前諸侯不睦各不朝  
常故宜多也祈父傳曰宣王之末司馬廢禿  
敗推此則其餘亦多敗後事也其詩之次大  
王承亂遇災而懼憂民之本故先雲漢也王  
任天又復平五嶽生佐故次韓奕也既能錫  
用其力可以征討不服以征伐為後而小雅  
此則先憂百姓次用臣以須見出急又先采  
月采芑也雖俱征伐以六月須見出急又先采

夷狄既平當脩車甲大會諸侯因蒐狩故次車攻吉  
日以田獵征伐之類故使次焉以田獵選車徒會諸  
侯又盛於從禽接下故又使車攻先吉日也是以車  
攻序曰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之境土  
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是序此意也既  
又復會諸侯於東都是序此意也既言征伐事  
終外無兵寇可以安集萬民故次鴻鴈也然宣王承  
衰亂之後民先逃散豈得不早安集而待田獵之暇  
也明初即安集之得其力用乃平四方耳詩不以其  
之先後為次也宣王中興賢君末而德衰衰有其漸  
故次庭燎美其能勤以歲之歲則責之不規正之  
規而庭燎則教誨之誨而不從則責之不規正之  
鳴其作不父也以為王惡漸大故責王稍深此沔水  
廢其官則賢人逃去故次黃鳥也賢人既去則禮  
教不行則室家相棄故次黃鳥也賢人既去則禮  
興之君不能終始皆善錄者雖兼惡以示戒勸亦貴  
成人之美故終以斯干考室無羊考牧若言終始之

善見仁者之過亦不甚也斯千說造立宮室寢廟生  
 男女明其始時之事無羊類之當為同時可知今反  
 在箴刺之下見宣王終始廢善明矣本紀又曰幽王  
 三年髮衰如生子伯服竟廢申侯與繒西夷犬戎共攻  
 伯服為太子國人皆怨故申侯與繒西夷犬戎共攻  
 幽王殺王驪山下遷止言竟廢后去太子不言廢  
 去之年月皇甫謐云三年襄人以及祭公導王為非八  
 號石父比而譜申后太子尹氏及祭公導王為非八  
 年竟以石父之譜廢申后太子尹氏及祭公導王為非八  
 近讒慝使號公專任於外襄太于九年王廢高明而  
 謚言與遷事相終始則幽王之惡自三年之後為漸  
 八年則其極故鄭語云九年王室始騷十一年  
 而被殺也幽王大雅瞻印哲婦傾城褒姒亂政之  
 事也召晏云覺國百里王道衰弱之極也序皆云大  
 壞當在八年之後也正月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車  
 牽序云褒姒嫉妬小弁言太子之放逐白華言申后  
 之廢黜魚藻箋云幽王惑於褒姒萬物失其性此五  
 篇經注皆有惑褒姒幽王惑於褒姒之事則多在八年之後

也其餘則無文可明大禹是惡盛之時八年之後者  
 蓋多矣大雅之次先瞻印後召晏者武王數紂之罪  
 云牝鷄之晨惟家之索而瞻印疾婦有長舌維厲之  
 階故處先也王婦二言是用政事荒亂致朝無賢臣上  
 境日蹙故召晏以問夫下無如召公之臣也其小雅  
 節南山以下至何草不黃其次篇之義蓋以類相聚  
 故楚茨信南山南田大田皆陳古以刺今其餘次義  
 既無明文不可臆說此三王變雅善者不純為大雅  
 惡者不純為小雅則雅詩自有體之大小不在於善  
 惡多少也關雎序云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  
 焉有大雅焉此為隨政善惡為美刺之形容以正物  
 也所正之形容有大小所以為二雅矣故士以盛隆  
 為大雅政治為小雅是其形容各有所宜而善者之  
 體大略既殊惡者之中非無別矣詳觀其數美審察  
 其譏刺大雅則宏遠而疏朗弘大體以明責小雅則  
 躁急而局促多憂傷而怨誹司馬遷以良史之才所  
 坐非罪及其刊述墳典辭多慷慨班固曰述其所以  
 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也夫唯大雅既明且哲以保



其身難矣哉又淮南子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  
誹而不亂是古之道又以二雅為異區也幽王小雅  
而十四而大雅惟二自大體者少也厲王大雅有  
論則二雅凝諸其形容象其物宜作者之初自定其  
體作既有體唯達者識之則容得有雅無大雅有  
大雅無小雅者矣諸儒以厲王無小雅準此故也但  
文武成王正經也厲宣幽王變雅也小大之體時俱  
有作故采者並存以二體本自大小異區非徒以  
意中分也或說變雅美詩則政大入大雅政小入小  
雅刺詩則惡大入小雅惡小入大雅考之經文殊無  
其驗何則小旻小宛正責厲王謀猶回適不用善道  
其惡固小於板云下民卒瘁善人載尸蕩云斂怨以  
為德綱紀之大壞也瞻卬云亂生婦人罪罟不收召  
旻云實靖夷我邦日廢國百里其惡固當大於鼓鍾  
作樂不與德比采綠婦人思夫怨曠也又宣王安集  
天下之民征禦四夷之寇其功豈徒比於封一元舅  
之申伯賜一朝觀之韓侯哉此類多矣略舉一二足

明不以善惡之大小矣。問者曰常棣閔管蔡之失  
道何故列於文王之詩曰閔之者閔其失兄弟  
相承順之道至於被誅若在成王周公之詩則是彰  
其罪非閔之故為隱推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  
義。正義曰此鄭自問而釋之也周公雖內傷管蔡  
之不睦而作親兄弟之詩外若自然頌親不欲顯管  
蔡之有罪緣周公此志有隱忍之情若在成王詩中  
則學者之知由管蔡而作是彰明其罪非為閔之由  
此故為隱推而上之文王之詩因以見文王有親  
兄弟之義也若云文王能親兄弟與之燕飲而作此  
詩似本不由於管蔡然也周公聖人大義滅親言為  
隱者亦因此以示聖人之法何者以管蔡之罪不得  
不誅偏於大義而誅之耳以同氣之親實懷閔傷由  
此而為之隱也而序云閔管蔡之失道者以其周公  
之情欲為之隱故編次者進而武王之詩又無其事序  
者敘其作之所由不得也武王之詩又無其事序  
之事若常棣間之則上下非類而文王之詩上為鹿  
鳴燕羣臣下有伐木燕朋友故舊則於其間與之為

類因以為文王燕兄弟之詩言文王有親兄弟之義  
 以為樂歌非謂文王獨能親兄弟其餘聖人不能也  
 如此譜說則鄭定以為常棣之作在武王既崩周公  
 成王時作王肅亦以為然故魚麗序下王傳曰常棣  
 之篇何在武王既崩周公誅管蔡之後而在文武治內  
 武武之行也閔管蔡之失道陳兄弟之恩義故內之於  
 文武之正雅以成燕羣臣燕兄弟朋友之樂歌焉  
 是與鄭同也鄭志之說則異於此者答趙商云於文  
 武時兄弟失道有不和協之意故作詩以感切之至  
 成王之時二叔流言作亂罪乃當誅悔將何及未可  
 定此篇為成王時作趙商據魚麗之序而發問則於  
 時鄭未為譜故說不定也言未可定此篇為成王特  
 則意欲從之而未決後為此譜則決定其說為成王  
 時也。又問曰小雅之臣何也獨無刺厲王曰有焉  
 十月之交而無正小雅之臣宛之詩是也漢興之初師  
 移其第耳。正義曰詩皆臣下所作故云小雅之臣  
 也知漢興始移者若孔子所移當顯而示義不應改

**詩為**幽此既厲王之詩錄而序焉而處不依次明為  
 序之後乃移之故云漢興之初也十月之交箋云詁  
 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則所云師者即毛公也  
 自孔子以至漢興傳詩者衆矣獨言毛公移之者以  
 其毛公之前未有篇句詁訓無緣輒得移也毛既  
 作詁訓判定先後事必由之故獨云毛公也師所以  
 然者六月之詩自說多陳小雅正經廢缺之事而下  
 句言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則謂六月者  
 官王北伐之詩當承菁菁者莪後故下此四篇使次  
 正月之詩也亂其焉既移文改其目義順上下刺幽  
 王亦過矣。正義曰言亂甚者謂正月幽王之時禍  
 亂甚極其四篇詩亦厲王亂惡故次正月幽王之惡  
 相從也言刺幽王亦過矣者謂寄四篇於幽王詩中  
 又改厲為幽有言幽王亦有厲王過惡故也六月之  
 序所以多陳正經廢缺者以聖賢垂法因事寄意厲  
 王暴虐傾覆宗周廢先王之典刑致四夷之侵削今  
 先王起衰亂討四夷序者意其然所以詳其事若云  
 厲王廢小雅之道以致交侵宣王賸小雅之道以興

詩注疏卷之二

十一

禮記

中國見用舍存於政興廢存於人也若然序者示法  
 其意深矣毛公必移之者以宣王在伐四夷與復小  
 雅而不繼小雅正經之後頗為不文故移之見小雅  
 廢而更興中國衰而復盛亦大儒所以示法也據此  
 六月之序若其上本無厲王四篇之詩則六月自承  
 正經之美無為陳其廢缺矣明於其中躡衰亂之王  
 故也是以鄭於十月之交箋按而屬焉。鹿鳴之什  
 正義曰周禮小司徒職云五人為伍五人謂之伍  
 則十人謂之什也故左傳曰以什其車必克然則什  
 伍者部別聚居之名風及商魯頌以當國為別詩少  
 可以同卷而雅頌篇數既多不可混併故分其積篇  
 每十為卷即以卷首之篇為什長卷中之篇皆統焉  
 言鹿鳴至魚麗凡十篇其總名之是鹿鳴之什者宛  
 辭言四牡之篇等皆鹿鳴之什中也故樂師注云徹  
 者歌雍雍在周頌臣工之什言雍篇在臣工之什中  
 是卷首之篇為什長以統餘篇之目也南陔下箋云  
 毛公惟改什首遂通耳此下非孔子之舊則什首之  
 目孔子所定也以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明於時

有所刊定篇卷之目是孔子可知故鄭云以下非孔  
 子之舊則以上是孔子舊矣知以非者以南陔等六  
 篇子夏為序當孔子之時未亡宜次在什中今亡詩  
 之下乃云有其義而亡其辭置之什外不在數中明  
 非孔子之舊矣本十月之交等四篇在六月之上則  
 孔子什首南陔復為第二彤弓為第三鵠鴈為第四  
 節南山為第五北山為第六桑扈為第七都人士為  
 第八以下適十篇通及大雅與頌皆其舊也蕩及閔  
 予小子皆十一篇者以本取十篇為卷一篇不足為  
 別首故附於下卷之末亦歸餘於終之義毛公推改  
 什首魚藻十四篇亦同為卷取法於大雅與頌也若  
 然則鴻鴈之什乃仍孔子之舊言非者以毛公關其  
 亡者以見在為數志在推改而鴻鴈與舊合非毛  
 意故存之也必知今之什首毛公推改者以毛公前  
 世大儒自作諸訓篇端之序毛所分置十月之交毛  
 所移第故知什首亦毛所推改也言以下非孔子之  
 舊則似之什始自孔子所為然孔子以前詩篇之數  
 更多於今咨者無紙皆用簡禮必不可數十之篇共

詩註疏卷九之一  
為一卷明亦分別可知既分爲卷固當以十爲別已  
有之什也但孔子論詩省去煩重更以在者爲什故  
云孔子之舊不必孔子以前無之什也爲此之什者  
以其篇數積多故分每十爲卷則不滿十者無之什  
矣今魯頌四篇商頌五篇皆不滿十無之什也或有  
者承此雅頌之什之後而誤耳何者商魯非周詩猶  
國風之類以國爲別假令過十以上亦不  
合分况不滿十篇明無所用於之什也

毛詩註疏卷第九 九之一

毛詩註疏卷第九 九之二

毛詩小雅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

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

房反雀音 鹿鳴三章章八句至心矣。正義曰

匪侑音又 鹿鳴詩者燕羣臣嘉賓也言人君

幣帛於筐篚而酬侑之以行其厚意然後忠臣嘉  
賓佩荷恩德皆得盡其忠誠之心以事上焉明上  
隆下報君臣盡誠所以爲政之美也言羣臣嘉賓

若羣臣君所饗燕則謂之賓序發首云燕羣臣則  
此詩為燕群臣而作經無羣臣之文然則序之羣  
臣則經之嘉賓一矣故羣臣嘉賓並言之明羣臣  
亦為嘉賓也案燕禮云大夫為賓則賓唯一人而  
已而云羣臣皆為嘉賓者燕禮於客之內立一人  
為賓使宰夫為主與之對行禮耳其實君設酒殺  
羣臣皆在君為之主羣臣總為賓也燕禮云若與  
四方之賓燕則迎之于大門內四方之賓唯迎之  
為異其燕皆與臣同則此嘉賓之中容四方之賓  
矣故鄉飲酒燕禮注云鹿鳴者君與臣下及四方  
之賓燕講道脩之樂歌是也知序之嘉賓不唯  
指四方之賓者以此詩為燕羣臣而作經序同云  
嘉賓不得不為羣臣則序之嘉賓亦為羣臣明矣  
且序云盡心傳曰竭力是已之臣子可知燕禮者  
使反有功與羣臣樂之之禮文王之與臣也本自  
隆恩不必由使出有功乃燕之也言既飲食之則  
饗食並有獨言燕羣臣者以食禮無酒樂饗以訓  
恭儉非於臣子所樂之義經言式燕以教和樂且

瞻此詩主於欣樂故敘以燕因之而後兼言饗食  
也既飲食之章首二句是也實幣帛筐篚以將其  
厚意承筐是將是也出臣嘉賓得盡其心者序者  
因言君有恩惠可以得臣之心總美燕樂之事於  
經無所當也序上言羣臣後言忠臣者見臣蒙燕  
賜乃能盡忠故變文以見義。飲之至侑幣。  
正義曰此解飲食而有幣帛之意言飲有酬賓送  
酒之幣食有侑賓勸飽之幣故皆有幣也飲食必  
酬侑之者案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後云公受宰  
夫束帛以侑注云束帛十端帛也侑猶勸也主國  
君以為食賓設勸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故其  
深安賓也是禮食用幣之意也饗禮云準此亦為  
安賓而酬之焉案聘禮云君不親食使大夫朝服  
致之以侑幣注云君不親食謂有疾病及他故必  
致之者不廢其禮又曰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是親  
食有侑幣不親食則以侑幣致之然則不親饗以  
酬幣也鄭必知飲為饗者以飲食連文若飲食為

一則食禮不主於飲若飲為燕禮不宜文在食上  
且饗食相對之物有食不宜無饗郊特牲云飲養  
陽氣故饗祔有樂是饗有飲故知此飲謂饗也形  
弓筮云大飲賓曰饗大行人注云饗謂設盛禮以  
飲賓聘禮注云饗謂享大宰以飲賓皆以飲為饗  
禮也其幣所用於食大夫用束帛以餼幣則  
無文故聘禮注云酬幣饗禮酬賓勸酒之幣所用  
未聞也禮幣用束帛乘馬亦不是過是饗所用幣  
無正文也禮幣用束帛乘馬謂聘享之幣聘享止  
用束帛乘馬而已餼幣又用束帛故云亦不是過  
言諸侯自相酬乃不必用束帛乘馬故聘禮注又引  
禮器曰琬璜爵蓋天子酬諸侯也必疑琬璜為天  
子酬諸侯之幣者以琬璜非爵名而云爵明以送  
爵也食禮無爵可送則琬璜黃饗酬所用也謂饗時  
酬賓以琬璜將幣耳小行人合六幣琬璜以繡黃以  
繡則天子酬諸侯以繡繡而琬璜將之既天子饗  
諸侯之酬幣與諸侯異則食禮天子餼諸侯其幣

不必束帛無文以言之此唯言饗食之幣不言燕  
幣燕禮亦常有焉但今燕禮唯有好貨無幣故文  
不顯言之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傳興也苹萍也鹿得萍呦呦然鳴

而相呼懇誠發乎中以興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

呼以成禮也箋云苹蘋蕭也○呦音幽苹音平萍本

之蕭音飄扶遙反懇苦恨又作萍薄丁反江東謂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

笙鼓簧承筐是將傳簧笙也吹笙而鼓簧矣筐篚屬

所以行幣帛也箋云承猶奉也書曰篚厥玄黃音黃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傳周至行道也箋云示當作寘

真置也。周行周之列位也。好猶善也。人有以德善我

者。我則置之於周之列位。言已維賢是用也。好呼報

毛如字。鄭作真之。反。疏。呦。呦。至周行。毛以爲所

行。毛如字。鄭胡。胡。反。呦。呦。然。爲。聲。者。乃。是。鹿。鳴。所

以。爲。此。聲。者。鳴。而。相。呼。食。野。中。之。草。言。鹿。既。得。草

草。有。懇。篤。誠。實。之。心。發。於。中。相。呼。而。共。食。以。興。文。王

既。有。酒。食。亦。有。懇。篤。誠。實。之。心。發。於。中。召。其。臣。下。而

共。行。饗。燕。之。禮。以。致。之。王。既。有。懇。誠。以。召。其。臣。下。而

被。召。莫。不。皆。來。我。有。嘉。善。之。實。則。爲。之。鼓。其。瑟。而。吹

其。笙。吹。笙。之。時。鼓。其。笙。中。之。簧。以。樂。之。又。奉。篚。篚。盛

幣。帛。於。是。而。行。與。之。由。此。燕。食。以。饗。之。瑟。笙。以。樂。之

幣。帛。以。將。之。故。嘉。賓。皆。愛。好。我。以。敬。賓。如。是。乃。輸。誠

矣。示。我。以。先。王。至。美。之。道。也。鄭。唯。下。二。句。爲。異。言。已

所。以。召。臣。燕。食。瑟。笙。幣。帛。愛。厚。之。者。由。已。臣。下。之。賢

所。宜。燕。饗。所。以。然。者。以。本。已。用。官。之。法。要。須。人。之。以

德。善。我。者。我。則。置。之。於。我。周。之。列。位。非。善。不。用。維。賢

禮。是。與。故。臣。下。皆。賢。已。由。是。當。饗。食。之。傳。鹿。得。至。成

情。得。草。相。呼。出。自。中。心。是。其。懇。誠。也。必。取。懇。誠。爲。興

者。人。君。富。有。一。國。位。絕。羣。下。禮。有。饗。燕。之。道。公。法。不

得。不。設。忠。誠。嘉。樂。實。爲。至。少。故。取。懇。誠。以。爲。喻。言。嘉

反。注。同。示

毛。以。爲。所

乃。是。鹿。鳴。所

以。興。文。王

而。吹

盛

之

誠

已

賢

以

賢

賢

賢

賢

賢

賢

賢

以采蘋南澗之濱者也非鹿所食故不從之。傳筐  
篚至幣帛。正義曰序云以將其厚意則將為行厚  
意此云行幣帛與賓即主人行厚意於賓之義也。  
書曰篚厥文黃。正義曰箋以筐篚得盛幣帛之  
意也。今禹貢止有厥篚文纁之文而鄭禹貢註引胤  
征曰篚厥文黃則此所引亦為胤征文鄭誤也。當在  
古文武成篇矣。鄭不見古文而引張霸尚書故不同  
耳。傳周至行道。正義曰王肅述毛云謂羣臣嘉  
賓也。夫飲食以饗之。琴塗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則能  
好愛我好愛我則示我以至美之道矣。○不當至是  
用。正義曰中庸云治國其如示諸掌注云示讀如  
實之。河干之真真置也。是示真聲相近故誤為示也。  
言以德善我者謂賢人有德以能輔君使之遷善  
是以德施善於我我則置之於周之列位言已維賢  
是用不問其親疏朝無不賢之臣故所饗燕而樂之  
也。易傳者以其上下皆曰嘉賓此獨言人明有異也  
又大東卷耳並有周行之文皆為周之列位此不得  
異且下云視民不佻乃作視字此則為示明其不同

古者真示同讀故改從真也。且此篇聖君賢臣講道  
之樂觀其垂法道教弘深非直燕曰話言而已。明是  
據今嘉賓本其賢德由其先有善德置之於官緣此  
皆賢所以燕饗此章本其賢二章言其法上下相副  
於義為長。呦呦鹿鳴食野之蒿。傳蒿蒿也。○蒿呼毛  
故易傳也。反字林作莖同本或。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佻  
作牡鼓牡術字耳。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佻

君子是則是傲。傳佻愉也是則是傲言可法傲也。

云德音先王道德之教也。孔甚昭明也。視古示字也。

飲酒之禮於旅也。語嘉賓之語先王德教甚明可以

示天下之民使之不偷於禮義是乃君子所法傲言

其賢也。○視音示佻他彫反傲胡。我有旨酒嘉賓式

教反愉他侯反又音踰。我有旨酒嘉賓式



燕以教傳

教遊也

有酒

有至以教。正義曰言文王

有嘉賓既共燕樂至於旅酬之時語先王道德之甚明以此嘉賓所語示民民皆象之不愉薄於禮義又此賓之德音不但可示民而已是乃君子於是法則之於是做傲之嘉賓之賢如是故我有旨美之酒與此嘉賓用之燕飲以教遊也。傳蒿菽。正義曰釋草文孫炎曰荆楚之間謂蒿為菽郭璞曰今人呼為青蒿香中炙啖者為菽陸機云蒿青蒿也荆豫之間汝南汝陰皆云菽也本或云牡菽者牡衍字牡菽乃是蔚非蒿也與藝菽傳相涉而誤耳。視古至甚明。正義曰古之字以目視物以物示人同作視字後世而作字異目視物與示傍見示人物作單示字由是經傳之中視與示字多相雜亂此云視民不洗謂以先王之德音示下民當作小示字而作視字昇其與古今字異義殊故鄭辨之視古示字也言古作示字正作此視辨古字之常視無誑注云視今之示字也言古視字之義正與

今之示字同言今之字異於古也士昏禮曰視諸衿

擊注云示之以衿擊者皆託以衿擊亦宜作示而古

今儀禮作視字於今文視作示字鄭以見示字合於

乃正字而今文視作示者俗所誤行俗以見今世示

人物為此示字因改視為示一而非古之正文故云誤

也飲酒之禮於旅也語者卿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

注云言禮成樂備乃可以言節是飲酒之禮至旅疾今

人慢於禮樂之盛言語無節是飲酒之節語先王之德

禮而語先王之道也言嘉賓於旅之節語先王之德教甚明可以示天下之民使不愉薄禮義愉音史說文酬為薄也昭十年左傳引此詩服虔亦云示民不愉薄是也定本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傲也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及示我善道不與上箋同者以注禮時未為詩箋故同舊說以周行為至道至註詩後更為別解其德音孔昭據此論燕

宜為旅時語古也故為先王道德之音其實能語先王之德音即是實有孔昭之明德何者非孔昭之明德者不能語先王也  
德教使之甚明也  
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  
傳湛樂之久  
和樂音洛注下皆同  
我有旨酒  
以其今反說文云  
蒿也又其炎反  
燕安也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也  
夫不

### 鹿鳴三章章八句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文王為

**傳** 芴草。正義曰陸機云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為草。貞實牛馬亦喜食之。

西伯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臣以王

事往來於其職於其來也陳其功苦以歌樂之也

牡茂后反勞力報反篇末注同使  
**疏** 四牡五章章所更反注皆同說音悅樂音洛

○正義曰作四牡詩者謂文王為西伯之時令其臣以王事出使於其所職之國事畢來歸而王勞

來之也言凡臣之出使唯恐其君不知已功耳今臣使反有功而為王所見知則其臣欣悅矣故文

王所述其功苦以勞之而悅其心焉此經五章皆勞辭也其有功見知則悅矣總述勞意於經無所

當也

四牡駉駉周道倭遲  
駉駉行不止之貌周道岐周之

道也倭遲歷遠之貌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

倭遲歷遠之貌上一本有箋云二字古本後補入之

紂故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為後世法反後本又

作委於危反遲韓詩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傳**盬不堅固也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

者情思也云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

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也。盬音古。思息嗣反。四

至傷悲。正義曰此使臣既還文王勞之於岐周之道使臣

本乘四牡之馬駢駢然行而不止在於岐周之時其言

達然歷此長遠之路其疲勞矣使臣當此之時其言

曰我豈不思歸乎以王家之事無不堅固我當從役

以堅固之故義不得廢我心念思父母而傷悲言我

知汝之如是也。**傳**駢駢至世法。正義曰以此勞

使臣之辭明愍其勞苦故以駢駢為行不止不廢其容駢駢

儀曰車馬之容駢駢翼翼雖行不止不廢其容駢駢

也。又二章傳曰嘽嘽喘息之貌卒章傳曰駸駸騶貌

皆稱其疲苦以勞之故傳曰馬勞則喘息是也。又周

道為岐周之道者以時未稱王仍在於岐故也。又解

文王所以使臣者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使之以朝聘

於紂是故使臣於諸侯也。言使臣於諸侯者正所以

率撫之也。左傳曰文王率諸侯之叛國以事紂是率諸

侯使朝聘之事也。文王率諸侯使朝聘耳。非謂令此

使臣自聘紂或以經云王事謂此使臣聘紂而反知

不然者以此經序無聘紂之事傳言率諸侯朝聘於

紂不言自遣人聘也。若其自遣人聘安得連朝言之

豈勞使臣之聘而言身自朝也。又序下箋云使臣以

王事往來於其職是使臣行於所職之國非適天子

之都也。言王事者以行役出使是王者常事耳。非適

王畿也。故鶴羽扶杜皆言王事。靡盬非聘天子之事

不得以王事之文便謂天子矣。言周公作樂歌文王

之道為後世法所謂今卿飲酒燕禮皆歌鹿鳴四牡

皇皇者華此禮是周公所制法後世常歌是為周公

王之道為後世法定本云作此為文王之道無周公

是宋板此為作樂以按為

宋板耳作即屬下

宋板所作者上屬

歌三字然鹿鳴皇皇者華皆歌之獨於此言者舉中

以明上下。○**傳**思歸至王事。○正義曰傳以糜盥為

公義故以思歸為私恩以我心傷悲出自其情故曰

情思情思即私恩正謂念憶父母下章云無私恩非孝

將父母是也箋以傳言不備故贊之云無私恩非孝

子無公義非忠臣故鄭卿飲酒燕禮注皆云宋其勤

苦王事念將父母懷歸傷悲忠孝之至是也思歸而

不歸者以君子不以私害公故又引公羊傳不以家

事辭王事以證之焉集注及定本皆**四牡駉駉**嘽嘽

無箋云兩字又定本思恩作私恩

**駉馬****傳**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白馬黑鬣曰駉

○嘽他丹反駉音洛喘川充反鬣

本又作驪力輒反本又作髦音毛**豈不懷歸王事靡**

**盥不遑啓處****傳**遑暇啓跪處居也臣受命舍幣于禰

**乃行**○跪求毀反郭巨几反沈**疏****傳**臣受至乃行○

堪彼反舍音釋禰乃禮反**疏**正義曰案聘禮云

命使者使者辭君不許乃退厥明賓朝服釋幣于禰

注云告為君使也又曰釋幣于行途受命乃行註引

曲禮曰凡為君使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是臣出使

舍幣乃行之事也如聘禮既釋幣於禰乃行又云途

受命在釋幣之後此云臣受命舍幣於禰似受命在

釋幣前者此云受命謂聘禮命使者使者辭君不許

受此被遣將使之命其事在釋幣前也聘禮又云途

受命者謂受君言語聘彼之意與此臣受命者別也

**苞栩****傳**雛夫不也**疏**云夫不鳥之慤謹者人皆愛之

可以不勞猶則飛則下止於栩木喻人雖無事其可

獲安乎感厲之○**翻**音篇雛音佳本又作佳**栩**况甫

反夫方于反字又作鳩同不方浮反

又如字字又作鳩同草木**疏**又作鳩同不方浮反

將養也

注。養以尚反。下同。音如字。

**疏**

王以使臣勞苦。因勸厲之。

言翩翩然者。雖之鳥也。此鳥其性慈謹。人皆愛之。可

以不勞。猶則飛而後則下。始得集於苞。相之木言先

飛而後獲。所集以喻人。亦當先勞而後得。所安汝使

臣雖則勞苦。得奉使成功。名揚身達。亦先勞而後息。

寧可辭乎。汝從勞役。其言曰。王家之事。無不堅固。我

堅固。王事所以不暇在家。以養父母。○**傳**。雖夫不。○

正義曰。釋鳥云。雖其夫不舍人。曰。雖名其夫不李。巡

曰。夫不一名。雖今楚鳩也。某氏引春秋云。祝鳩氏。司

徒祝鳩。雖夫不者。故為司徒。郭璞曰。今鷓鴣也。○**傳**

夫不至。柎木。○正義曰。言慈謹者。即宜不勞是也。故

人愛之。言可以不勞者。以惡鳥勞苦。固是其常。慈謹

之鳥。宜不為勞。尚則飛而乃有所集。是無不勞而安

者。故曰。人雖無事。其可獲安乎。鳥翩翩者。雖載飛載

飛。自然之性。言勞者。喻取一邊耳。翩翩者。雖載飛載

止。集于苞。杞**傳**。杞。枸。欒也。○**傳**。杞。音起。枸。音苟。本

亦作苟。同。欒。音計。王事

庶臣不遑將母。駕彼四駘。載驟駉駉。**傳**。駉。駉。驟。貌。

助。救。反。又。仕。救。反。駉。楚。金。反。字。林。云。馬。行。疾。也。七。林。反。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

母來諗**傳**

諗。念也。父兼尊親之道。母至親而尊。不至

乎。誠思歸也。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

君也。人之思。恒思親者。再言將母。亦其情也。○**傳**

豈不至來諗。○毛以為。汝使臣在塗之時。其情皆曰

我豈不思歸乎。我由汝誠。有思歸。是用作此詩之歌

以勞。汝知汝以養母之志。而來念。猶言念來養母。故

王述曰。是用作歌。以勞汝。乃來念養母也。○鄭以箋

備。○**傳**。諗。念也。至不至。正義曰。諗。念釋言。文。孝。經。曰

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

兼之者父也敬以尊變為親是父兼尊親之道又曰  
母取其愛表記曰母親而不尊是母至親而尊不至  
也稱此者解再言將母意以父雖至親猶兼至尊則  
恩不至故表記曰父尊而不親母以尊少則恩意偏  
多故再言之○**忠**告至其情○正義曰左傳辛伯  
諗周桓公是以言告周桓公故知諗為告也言故作  
此詩之歌以養母之志來告於君者言使臣勞苦思  
親謂君不知欲陳此言來告君使知也實欲陳言云  
是用作此詩之歌者以此實意所欲言君勞而述之  
後遂為歌據今詩歌以本之故謂其所欲言為作歌  
也凡詩述序人言以為歌詩本其言皆曰歌下云歌  
采薇以遣之此序箋云陳其功苦以歌樂之皆當時  
直言非歌也後為詩人歌故云歌耳又申傳尊親之  
意言人之思恒思親者母之慈恩實親多於父文王  
述使臣之意再言將母亦其臣情之所欲故再言之  
也易傳者首章云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文  
連我心是述使臣之意辭矣類此而推則是用作歌將  
母來諗亦序使臣之意既序使臣之意明是用作歌

為使臣作此詩之歌其來諗不得不為告也猶君子  
作歌維以告哀是作歌所以來告不得為念也然臣  
有勞苦患上不知今君勞使臣言汝曰豈不思歸作  
歌來告是明已知其功探情以勞之所以為悅序曰  
有功而見知則悅矣此之謂也

### 四牡五章章五句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

**也**言臣出使能揚君之美延其譽於四方則為

不辱命也君使所吏反注下並同不皇皇者華

句至光華也正義曰作皇皇者華詩者言君遣使

驅馳而行於忠信之人咨訪於五善言臣出使當  
揚君之美使遠而有光華焉送之以禮樂即首章

下二句盡卒章是也此謙虛訪善直為禮耳而并言  
樂者以禮樂相將既能有禮敏達則能心和樂易故  
兼言焉言遠而有光華即首章上二句是也經序創  
者經以君遣使臣主勅使有光華所以得先華者當  
驅馳訪善故為此也座以君言本送之以禮樂欲使  
之遠有光華為文之勢故與經不同也知遠而有先  
華亦是君所戒辭者以首章曰皇皇者華而云君遣使  
臣則知此辭亦君所勅遣也且一篇之詩獨二句非  
君遣之辭於文不體也文王之王臣非不能奉命有光  
華但此聖君之詩垂示典法君能戒遣使臣所以臣  
無辱命主美君君遣明是君之所勅非說臣之自能矣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皇皇猶煌煌也高平曰原下濕

曰隰忠臣奉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華不以高下

易其色云無遠無近維所之則然也。煌音皇。駢音皇。

征夫每懷靡及駢駢眾多之貌征夫行人也每雖

懷和也云春秋外傳曰懷私為每懷也和當為私

眾行夫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相稽留則於

事將無所及駢駢皇皇至靡及。正義曰此述

而光明者是草木之華於彼原之與隰皆煌煌而光

明不以高下而易其色也言臣之出使當光顯其

君常不辱命於彼遐之與邇皆使光揚不以遠近而

易其志也汝駢駢眾多之行夫受命當速行每人懷

其私以相稽留則於事無所及矣既不相稽留恐無所  
及故當速行驅馳訪善也。皇皇猶煌煌。正義  
曰東門之揚曰明星煌煌此猶彼也。以華色煌煌為  
宜故猶之。每雖懷和。正義曰本皆如此此既  
以每為雖懷和而章傳云雖有中當自謂無所  
及王肅以為下傳所言覆說此也故述毛云使臣之

一本事將上有王字

行必有上介衆介雖多內懷中和之道儉自以無所  
及是以驅馳而咨取之。春秋至所及。正義曰  
鄭之此說亦述毛也。但其意與王肅異耳。案魯語穆  
叔云：皇皇者華，君教使臣，臣日每懷靡盬，及聞之曰：懷  
私爲每懷，是外傳以爲懷私，故鄭引其文，因正其誤。  
云和當爲私，爲和誤也。鄭必當爲私者，晉語姜氏勸  
重耳之辭曰：「況其縱欲懷安，將何及乎？」西方之書有  
之，云懷與安，實病大事。鄭詩曰：「仲可懷也。」鄭詩之旨  
吾從之矣。觀此晉語之文，及鄭詩之意，皆以懷爲私。  
懷之義，明魯語所云亦當爲懷私，不得爲和也。鄭所  
以引外傳而破之者，以毛傳云：「懷私不得爲和。」是  
故引而破之。言毛氏亦爲私也。如鄭此意，則傳本無  
每雖二字，若每爲雖，縱使變和爲私，亦不得與毛同。  
也。此既改傳和當爲私，下復解傳中和爲忠信爲之  
終始立說，明其不異毛也。蓋鄭所據者，本無每雖後  
入以下傳有雖有中和之言，下篇每有良朋之下，有  
每雖之訓，因而加之也。定本亦有每雖，又傳以駢駢。

爲衆多征夫，爲行人，故箋申之。言衆行夫，既受命當  
須速行，若每人各懷其私意，以相稽留，則於事將無  
所及。言其將廢失君命，後於事機也。此實使臣謂之  
行夫者，猶春秋以使者爲行人也。君遣使一人而已，  
而云衆行夫者，使與上介衆介總戒之，非一故言衆也。  
衆也。案聘禮謂使者受命於君，唯上介立於其左，接  
聞命衆介，則不與此得總敕之者。彼受命者，所聘之  
意，或國之密事，唯使與上介受之。故衆介不與聞命  
至君遣使臣臨塗戒敕，雖衆介亦在也。如是則烝民  
亦云：征夫捷捷，每懷靡盬。及箋爲仲山甫戒之，與此不  
同者，彼非君遣使臣之歌，述美仲山甫，我馬維駒，六轡如  
濡。云如濡，言鮮澤也。本亦駒音俱，恭侯反，載馳載驅。  
周爰咨諏，傳忠信爲周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也。

云爰於也，大夫出使，馳驅而行，見忠信之賢人，則於

詩經卷之三

三



是訪問求善道也。雅云本亦作詰云詰子須反爾

至咨諏。正義曰此文王教使臣曰我使臣出使所

乘之馬維是駒矣。所御六轡如汗物之被洗濯濡濕

甚鮮澤矣。汝當乘是車飾自謂無及則驅馳速行求

忠信之賢人咨訪其誨事焉。○忠信至為諏。○正義

曰三章傳云咨事之難易為謀。四章傳曰咨禮義

所宜為度。卒章傳曰親戚之謀為詢。此皆出於外傳

也。左傳曰訪問於善為咨。杜預曰問善道也。咨親

也。杜預曰問親戚之義也。咨禮為度。杜預曰問禮

也。咨事謂諏。杜預曰問政事也。咨難為謀。杜預曰

患難也。唯難一事。杜為患難也。咨難為謀。杜預曰

傳因以義增而明之。其忠信為周。一皆與傳同。毛據

語無訪問於善一句。又云咨才為。○推身當為事為謀與左

傳異。韋昭以為字誤。改從左傳曰。○推身當為事為謀與左

當為難是也。餘與左傳同。此四者。○推身當為事為謀與左

周而必為此。次者以咨是訪各所。○推身當為事為謀與左

○推身當為事為謀與左

○推身當為事為謀與左

○推身當為事為謀與左

○推身當為事為謀與左

○推身當為事為謀與左

○推身當為事為謀與左

○推身當為事為謀與左

○推身當為事為謀與左

詩經卷之

卷之

卷之

是訪問求善道也。雅云本亦作詰云詰子須反爾。至咨諏。正義曰此文王教使臣曰我使臣出使所乘之馬維是駒矣。所御六轡如汗物之被洗濯濡濕甚鮮澤矣。汝當乘是車飾自謂無及則驅馳速行求忠信之賢人咨訪其誨事焉。○忠信至為諏。○正義曰三章傳云咨事之難易為謀。四章傳曰咨禮義所宜為度。卒章傳曰親戚之謀為詢。此皆出於外傳也。左傳曰訪問於善為咨。杜預曰問善道也。咨親也。杜預曰問親戚之義也。咨禮為度。杜預曰問禮也。咨事謂諏。杜預曰問政事也。咨難為謀。杜預曰患難也。唯難一事。杜為患難也。咨難為謀。杜預曰傳因以義增而明之。其忠信為周。一皆與傳同。毛據語無訪問於善一句。又云咨才為。○推身當為事為謀與左傳異。韋昭以為字誤。改從左傳曰。○推身當為事為謀與左當為難是也。餘與左傳同。此四者。○推身當為事為謀與左周而必為此。次者以咨是訪各所。○推身當為事為謀與左

事有難易故次咨謀既有難易當當訪禮法所宜故次咨度所宜之內當有親疏故次咨詢因此附會其文

為先我馬維駉六轡如絲。○言調忍也。○駉音其載

後耳。我馬維駉六轡如絲。○言調忍也。○駉音其載

馳載驅周爰咨謀。○咨事之難易為謀也。○易以我馬

維駉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咨禮義所宜

為度。○沃鳥毒反沈又於。我馬維駉六轡既均。○傳陰

白雜毛曰駉均調也。○駉音因。載馳載驅周爰咨詢。○傳親

戚之謀為詢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

於六德也。○愛云中和謂忠信也。五者咨也。諏也。謀也。

度也。詢也。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

度也。詢也。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

詩經卷之

卷之

卷之

及於事則成六德言慎其事也

義曰左傳云臣獲五善是也魯語曰重之以六德是

傳之所據○中和至其事○中和為已之有故言雖

不明贊成其說經云周傳言中○和為已之有故言雖

謀度皆咨周而得之則周之中○和為已之有故言雖

有中當自謂無所及者如上○和為已之有故言雖

勅使臣云若每人懷私則於事○和為已之有故言雖

所及也以此篇終故傳於是結○和為已之有故言雖

為周不言中和故鄭申言之傳○和為已之有故言雖

然則毛傳不言忠信而云中和○和為已之有故言雖

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和為已之有故言雖

塞淵出言允當之謂也然於文○和為已之有故言雖

是忠信中和事理相類故毛以○和為已之有故言雖

文轉之為忠信也知五者各也○和為已之有故言雖

者以左傳穆叔先解此五事乃○和為已之有故言雖

為五者也言雖得此於忠信之○和為已之有故言雖

云得之咨出於已非出於彼同○和為已之有故言雖

以得訪故亦為得之於忠信也○和為已之有故言雖

已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言慎○和為已之有故言雖

謂誦也謀也度也詢也咨也周○和為已之有故言雖

不當以周備數也傳云自謂無○和為已之有故言雖

傳說言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和為已之有故言雖

傳之意以自謂無所及於事是○和為已之有故言雖

通彼五者為六德不與韋昭同○和為已之有故言雖

義故鄭志張逸問此箋云中和○和為已之有故言雖

云懷私為每懷和當為私而此○和為已之有故言雖

答曰非也此周之忠信也已○和為已之有故言雖

人問意以傳言雖有中和自謂○和為已之有故言雖

靡及而來箋以破和為私則無○和為已之有故言雖

言中和故怪而問之鄭答曰非○和為已之有故言雖

懷也此自是周忠信也言中和○和為已之有故言雖

每懷也由此言之則張逸亦不○和為已之有故言雖

言說九之一

詢音荀  
○德兼此至

語曰重之以六德是

和為已之有故言雖

無所及故當自謂無

之然而外傳云忠信

者中庸曰喜怒哀樂

之心為忠人言為信

忠信為中和鄭據成

曰臣獲五善故知此

人者皆於周咨焉故

云得者由遇彼賢所

案周者彼賢之質

成於六德然則箋

謙虛謹慎以之為一

鄭之此說贊成毛

每懷靡及箋

謂此中和非上每

出於周不出於

非是鄭不易毛

此至

○正

是

傳

毛

傳

是

正

是

傳

毛

傳

是

正

是

傳

毛

傳

是

正

云雖有中和者即上每雖懷和是也孫毓亦以為然  
故其評曰按此篇毛傳上下說自相申成下章傳云  
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即上章謂每懷靡及每  
雖懷和之義也箋既易之於前為說於下云中和謂  
忠信自是周之訓也何得以釋中和乎上下錯矣不  
可得通傳義為長編檢書傳不見訓懷為和假使訓  
懷為和中字猶無所出外傳言懷者上下文勢皆作  
私懷之義則鄭氏之言實有所據而今詩本皆有每  
雖則王肅之說又非無理鄭王並是大儒俱  
云述傳未知誰得其旨故兼載申說之焉

###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也故作常棣焉

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為作此詩

而歌之以親之也常棣大計反字林大內常棣  
反召上照反為作于偽反

章四句至棣焉。正義曰作常棣詩者言燕兄弟  
也謂王者以兄弟至親宜加恩惠以時燕而樂之  
周公述其事而作此詩焉兄弟者其父之親推而  
廣之同姓宗族皆是也故經云兄弟既具和樂且  
所以作此燕兄弟之詩者周公閔傷管叔蔡叔失  
兄弟相承順之道不能和睦以亂王室至於被誅  
使已兄弟之恩疏恐天下見在上既皆疏兄弟  
故作此常棣之詩言兄弟不可不親以教天下之  
俗焉此序其由管蔡而作詩意直言兄弟至親  
須加燕飫以示王者之法不論管蔡之事以管蔡  
已缺不須論之且所以為隱也此經八章上四句  
言兄弟光顯急難相須五章言安寧之日始求朋  
友以明兄弟之重至此上論兄弟親所以燕之  
六章始說燕飫即充此云燕兄弟也燕飫禮異飫  
以非常事燕主歡心故言燕以兼飫卒章言室家  
相宜由於燕好取其首尾相成也。周公至親  
之。正義曰此解所以作常棣之意咸和也言周

公閱傷此管蔡二叔之不和睦而流言作亂用兵  
誅之致令兄弟之恩疏恐其天下見其如此亦疏  
兄弟故作此詩以燕兄弟取其相親也此常棣是  
取兄弟相親之詩至厲王之時棄其宗族又使兄  
弟之恩疏召穆公為是之故又重述此詩而歌以  
親之外傳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閱於牆外禦其  
侮則此詩自是成王之時周公所作以親兄弟也  
但召穆公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此周公所  
作之詩以親之耳故鄭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  
篇或誦古所云誦古指此召穆公所誦古之篇  
非造之也此自周公之事鄭輒言召穆公事因左  
氏所論而引之也左傳曰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  
諫曰不可臣聞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  
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  
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周  
之有懿德如是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  
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捍禦侮莫如親親故以親屏

周召穆公亦云是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召公作詩  
之事也檢左傳止言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封建  
親戚不言為恩疏作常棣下云召穆公思周德之  
不類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常棣則周公本作常  
棣亦為糾合宗族可知但傳文欲詳之於後故於  
封建之下不言周公作常棣耳末言召穆公亦云  
明本常棣是周公之辭故杜預云周公作詩召公  
歌之故言亦云是也此序言閔管蔡之失道左傳  
言弔二叔之不咸言雖異其意同弔傷也二叔即  
管蔡也不咸即失道也實是一事故鄭引之先儒  
說左傳者鄭衆賈逵以二叔為管蔡馬融以為夏  
殷之叔世故鄭志張逸問此箋云周仲文以左氏  
論之三辟之興皆在叔世謂三代之末即二叔宜  
為夏殷末也答曰此注左氏者亦云管蔡耳又此  
序于夏所為親受聖人足自明矣問者以昭六年  
左傳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  
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也彼叔世  
者謂三代之末世也則言二叔者亦宜為夏殷之

末世故言有周仲文蓋漢世儒者也以為二叔宜  
為夏殷之末不得為管蔡故問之鄭答注左氏者亦  
云管蔡謂鄭賈之說也又左傳論周公弔二叔之  
不咸而作常棣此序言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  
之意則此云管蔡即傳言云二叔可知故  
云此序子夏所作親受聖人自足明矣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傳興也常棣棣也鄂猶鄂鄂然言

外發也韡韡光明也發云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拊拊

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興者喻弟以

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古聲不拊

同○鄂五各反不毛如字鄭改作拊方于反韡韡鬼

按爾雅云唐棣核常棣棣核音以支反又是兮反  
又芳浮反二聲相近也拊亦作附前注同一云不亦

及于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傳聞常棣之言為今也發

云聞常棣之言始聞常棣華鄂之說也如此則人之

恩親無如兄弟之最厚疏常棣至兄弟○毛以為常

時豈不韡韡而光明乎以衆華俱發實韡韡而光明

以與兄弟眾多而相和睦豈不強盛而有光暉乎言

兄弟和睦實強盛而有光暉也兄弟和睦則強盛如

是然則凡今時天下之人欲致此韡韡之盛莫如兄

弟之相親親言兄弟相親則致榮顯也○鄭以為華下

有鄂鄂下言常棣之華與鄂拊韡韡然其光明

也由華以覆鄂鄂以承華華鄂相承覆故得韡韡然

李商真

言鄂鄂故重言之言外發也謂華聚而發於外也韓  
與形連故云焯赤貌王述之曰不韓韓言韓韓也以  
與兄弟能內睦外禦則強盛而有光耀若常棟之華  
發也○承華曰鄂也又古聲不拊同不在鄂下宜為鄂足  
為承華曰鄂也又古聲不拊同不在鄂下宜為鄂足  
故既承華文與拊連則鄂拊同此弟也言鄂足得華  
之光明是弟得兄弟之相佐猶華鄂之相承覆也易  
兄弟得弟之助兄弟之相佐猶華鄂之相承覆也易  
傳者以華之外發取衆多為義未若取相承覆為喻  
辭理切近故不從毛也○聞常棟之言為今○正  
義曰傳以兄弟宜相親故以聞常棟之言為今○正  
說則知兄弟宜相親故以聞常棟之言為今○正  
以夫宜相親也王述之曰管蔡之事死喪之威兄弟  
以是而為常棟之歌為來今是也

孔懷傳威畏懷思也云死喪可畏怖之事維兄弟

之親甚相思念○怖音原隰哀矣兄弟求矣傳哀聚

也求矣言求兄弟也云原也隰也以相與聚居之

故故能定高下之名猶兄弟相求故能立榮顯之名也

○哀薄死喪至求矣○正義曰言兄弟之恩至厚

候反○有死喪可畏怖之事維兄弟之親甚相思

念餘人則不能也兄弟相念如是則當求以相親不

得疏也原與隰同聚矣猶兄弟相求矣原隰以聚居

之故故能定高下之名兄弟以相求矣脊令在原兄弟

急難脊令雖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耳急  
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難云雖渠水鳥而今在原  
失其常處則飛則鳴求其類天性也猶兄弟之於急

難。○脊并益反亦作即又作鷲皆同今音零本亦作  
難。○同難如字反乃且反注同搖音遙又餘照反處

昌慮。每有良朋况也永歎。况茲求長也。云每有

雖也。良善也。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來。茲對之長

嘆而已。况或作兄非也。嘆吐丹。正義曰春令者

水鳥當居於水今乃在於高原之上失其常處以喻

人當居平安之世今在於急難之中亦失其常處也

然春令既失其常處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此則

天之性以喻兄弟既在急難而相救亦不能自舍亦

天之性於此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來茲對也唯長

嘆而已不能相救言朋友之情甚而不如此兄弟是宜

相親也。○春令至急難。正義曰春令雖渠釋鳥

文也。郭璞曰雀屬也。陸機云大如鷓鴣雀長脚長尾尖

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社陽人謂

之連錢是也。小宛篇曰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是脊令

飛則鳴也。春令既失其常處飛則鳴行則搖動其身

不能自舍以喻兄弟相救於急難亦不能自舍然而

此經直云在原與急難何知不正以在原喻在急難

而已而必知急難謂救於急難者正以上章孔懷下

章禦侮是相助之事以此類之故知為相救於急難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亮反兄弟至無我。正義曰兄弟之親不能相遠

下同兄弟或有自不相得可閱恨於牆內若有

他人來侵侮之時雖有善同門來見之雖久也終無相

助之事唯及作人兄弟相助耳言兄弟之恩過於朋友也云

良朋者以及作人大名言之其實同志之友故下章曰不如

友也論語云有朋自遠方來亦其朋者也散文朋友

通也定本經御作禦訓為禁集注亦然俗本以傳禦

為御爾雅無訓疑俗本誤也。禮曰很母求勝是也。喪亂

日很者忿爭之名故曲禮曰很母求勝是也。

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怡然朋友以義切切然云平猶正也安寧之時以

禮義相琢磨則友生急切切然定本作切切然

切切然正義曰室家安寧身無急難則當與朋友

交切磋琢磨學問脩飾以立身成名兄弟之多則尚

思其聚集則熙熙然不能相勸以道朋友之交則以

義其聚集切切節節然相勸競以道德相勉勵以立

身使其日有所得故兄弟不如友生也切切節節者

相切磋勉勵之貌論語云朋友切切切切節節者

注云切切勸競貌怡怡謙順貌此熙熙當彼怡怡節

節當彼惇惇也定本熙熙作怡怡切切作惇惇依論

語則俗儉爾邊豆飲酒之飲儉陳飲私也不脫履

升堂謂之飲云私者圖非常之事若議大疑於堂

則有飲禮焉聽朝為公儉反朝直送反兄弟既具

和樂且孺九族會曰和孺屬也王與親戚燕則尚

毛卷云九族從已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也屬者

以昭穆相次序樂音洛下皆同孺正義曰上

本亦作孺如具反正義曰上



章已來說兄弟宜相親故此章言王者親宗族也王  
有大疑非常之事與宗族私議而圖之其時則陳列  
爾王之筵豆為飲酒之儀既禮以聚兄弟宗族為好焉  
為此飲及燕禮之時兄弟既已具集矣九族會聚和  
而甚欣樂且復骨肉相親屬也言由王親宗族故宗  
族亦自相親也。○言文孫炎曰飲非公朝私飲飲酒也周語有王公立  
言又曰立成禮燕而巳既既為私不在公朝在路門  
內也酒肉所陳不宜在庭則在堂矣燕禮云皆脫履  
乃升堂少儀云堂上無跪燕則有之是燕由坐而脫  
屨明飲立則不脫矣故此解飲為私之意也以私在  
私者至為公。○正義曰聽朝則為公事對公故言私  
路寢堂上故謂之私若大德昭大物言講事昭物是  
也知飲禮為圖非常議大疑者以周語云王公之有  
飲禮將以講事成禮建大疑而為飲禮也周語曰王  
有所謀矣明圖非常議大疑而為飲禮也周語曰王  
公立飲則有房燕親戚異序曰燕凡弟此陳飲者圖  
物燕以合好則飲燕禮

非常議大疑乃有飲禮則飲大於燕燕亦是王於族  
親之禮故陳之示親親也飲禮議其大疑則婦人不  
與立以成禮則不必和樂下章云妻子合好此傳曰  
王與族人燕則尚毛以此詩飲燕雜陳故下箋云王  
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是此章  
之中兼燕禮矣上二句為飲下二句為燕飲陳籩豆  
燕言兄弟互以相親也。○燕屬至尚毛。王義曰  
燕屬釋言文李巡曰燕骨內相親屬也。中庸曰燕毛  
所道存齒文王世子曰燕骨內相親屬也。○  
之道達矣王與宗族之人燕以毛髮年齒為次第也  
司儀曰王燕則諸侯毛亦謂同姓諸侯也故彼注云  
謂以髮鬢為坐朝事尊尚爵燕則親親尚齒云親  
親是燕同妻子合好如鼓瑟琴。云好合至意合也。  
姓明矣。同

合者如鼓瑟琴之聲相應和也王與族人燕則宗婦  
丙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馬。好呼報反應對兄弟既

# 翁和樂且湛

○翁許急反湛啓南反又

○翁許急反湛啓南反又

妻子至且湛○正義曰上章並陳飲燕之禮此又論  
 內外之歡也王與族人燕其宗族知王親之皆敵王親  
 房中王之族人見王燕其宗族知王親之皆敵王親  
 親與其妻子自相和好志意合和如鼓瑟琴相應和  
 於時兄弟既會聚矣其族人非直內和妻子又九族  
 和好併樂而且湛又以其盡歡也○王與至房中  
 正義曰此解天子自燕則宗兄弟所以得致妻子好  
 合之意以其王與族人燕則宗兄弟所以得致妻子好  
 於房中而燕故有妻子自宗則宗兄弟所以得致妻子好  
 妻也○內宗者同宗之內女嫁於卿大夫者春秋莊二  
 十四年夫人姜氏入大夫宗婦觀用幣謂之宗婦明  
 是宗族之婦也故賈杜皆云宗婦同姓大夫之婦襄  
 二年傳曰葬齊姜齊侯使諸姜宗婦來會葬諸姜謂  
 齊同姓之文宗婦謂齊侯使諸姜宗婦來會葬諸姜謂  
 名爲宗婦也周禮春官序官云內宗凡內女之有爵  
 者注云內女王同姓之官序官云內宗凡內女之有爵

夫及士者是王同姓之女名爲內宗也天子燕宗族  
 之禮亡所以知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從后者湛  
 露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傳曰夜飲私燕也宗子將  
 有事族人者入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  
 燕爲說耳然則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  
 人則天子燕宗族兄弟爲朝廷臣者如宗子於族人  
 可知案特牲饋食禮祭末乃曰徹庶羞設於西序下  
 注云爲將餼夫之庶羞主爲尸非神饌也尚書傳曰  
 宗室有事族人者皆侍終曰大宗也侍於賓奠然後燕  
 私燕私者何也已而與族人飲也此徹庶羞置西序  
 下者爲將以燕飲與然則自尸祝至於庶羞置西序  
 宗子與族人燕飲於堂內賓宗婦之祭禮族人及族婦  
 飲於房也鄭以彼特牲是宗子之祭禮族人及族婦  
 皆助宗子之祭及至末族人既爲宗子所燕明宗婦  
 俱助宗子之祭及至末族人既爲宗子所燕明宗婦  
 亦主婦燕之可知也且上文庶羞尸祝兄弟等庶  
 子有庶羞宗婦及內賓婦人亦有庶羞今直云徹庶

蓋明二者俱徹二者俱燕也故云親至於兄弟之庶  
 蓋宗子以與族人燕飲於堂內賓宗婦之庶蓋主婦  
 以與燕飲於房中也曲禮曰男女不雜坐認男子在  
 堂上女子在房故族人在堂室婦在房也宗婦得與  
 於燕明內宗亦與其中可知宗子之禮既然故知天  
 子燕族人禮亦然故云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  
 之屬亦從后於房中此證妻子止當言宗婦并言內  
 宗者內宗宗婦之類因言之此燕及妻而連言子  
 者此說族人室家和好其子長者從宜爾室家樂爾  
 王在堂孩稚或從母亦在兼言焉  
 妻帑如子德如子帑子也如子云族人和則得保樂其家中之大  
 小如子帑依字吐蕩反經典通是究是圖宜其然乎如子  
 究深圖謀宜信也如子云女深謀之信其如是如子但如子宜都  
 化如子宜爾至然乎。正義曰王親宗族而與之燕族人  
 人無侵侮然後宜汝

之室家保樂汝之妻子矣若族人不和忿鬪自起外  
 見侵侮內不相救則不能保其大小家室危焉汝於  
 是深思之於是善謀之信其然者否乎既宗族須和  
 若是不可不親焉王所以燕之也。傳擊子。正義  
 曰上云妻子好合子即此帑也左傳曰秦  
 伯歸其帑書曰予則帑戮汝皆是子也

### 常棣八章章四句

### 毛詩註疏卷第九 九之二

長長不阿不離王而心燕之也  
長長不阿不離王而心燕之也  
長長不阿不離王而心燕之也  
長長不阿不離王而心燕之也  
長長不阿不離王而心燕之也

毛詩註疏卷第九 九之三

毛詩小雅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

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

厚矣也伐木六章章六句至厚矣。正義曰作伐

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王者既能內

親其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

於下則民德皆歸於淳厚不澆薄矣朋友可以謙故舊

新故通名故舊唯施久遠此云朋友可以謙故舊

而並言之者此說文王新故皆燕故舊也舊則不可  
不棄燕朋友也此說文王新故皆燕故舊也舊則不可  
更擇新交則非賢不友故變朋友云友賢也燕故  
舊即二章卒章上二句是也燕朋友即二章諸父  
諸舅卒章兄弟無遠是也經序倒者經以主美文  
王不遺故舊為重故先言之而後言父舅及兄弟  
見父舅亦有故舊也序以見總名而又別言故舊以  
亦朋友故先言朋友以見總名而又別言故舊以  
明其為二事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  
即序首章之事因文王求友而廣言貴賤也經以  
由須朋友而燕之故先論求友之由序則以詩本  
主燕所以倒也二章卒章所陳皆為燕食說王不  
得不召父舅又於兄弟陳王之恩皆是燕朋友故  
舊也經兼陳食禮而序不言亦舉其歡心足以兼  
之其親親以下因說王昔立法且明次篇之義親  
親以其睦指上常棣燕兄弟也友賢不棄不遺故舊  
即此篇是也常棣雖周公作既納之於治內  
之篇故為此以示法是此篇皆有義意

一本友上有朋字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傳興也丁丁伐木聲也嚶嚶驚懼

也箋云丁丁嚶嚶相切直也言昔日未居位在農之

時與友生於山巖伐木為勤苦之事猶以道德相切

正也嚶嚶兩鳥聲也其鳴之志似於有友道然故連

言之也丁丁陟耕反箋出幽谷遷于喬木傳幽深喬高

也箋云遷徙也謂鄉時之鳥出從深谷今移處高木

又喬其驕反鄉本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傳君子雖遷

於高位不可以忘其朋友箋云嚶其鳴矣遷處高木

者求其友聲求其尚在深谷者其相得則復鳴嚶嚶

一本作可不求之乎

然也。復扶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

**傳**矧况也。**箋**云相視也。鳥尚知居高木呼其友况是人乎可不求之。

矧尸忍反。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箋**云以可否相增減曰和平齊等也。此言心誠求之神

若聽之使得如志則友終相與和而齊功也。**疏**伐木

平。毛以為有人伐木於山阪之中。丁丁然為聲。鳥

聞之。嚶嚶然而驚懼。以與朋友二人相切。嗟設言辭

以規其友。相切節節然。其友聞之亦自勉勵。猶鳥聞

伐木之聲然也。鳥既驚懼乃飛出從幽谷之中。遷於

高木之上。以喻朋友即自勉勵。乃得遷升於高位之

上。鳥既遷高木之上。又嚶嚶然其為鳴矣。作求其友

之聲。以喻君子雖遷高位而亦求其友之聲况人所以有知

者視彼鳥之無知猶尚求其友之聲况人所以有知之

矣。馬得不忘故友若神明之所聽祐之則朋友終必

位而不忘故友若神明之所聽祐之則朋友終必

忘意和且功業平。鄭以為此章追本文王幼少之時

結友之事。言文王昔日未居位之時與友生伐木於

山阪。丁丁然為聲也。於時雖處勤勞猶以道德相切

直時有兩鳥在傍嚶嚶然。而鳴此鳥之鳴似朋友之

相切故連言之。此鳥乃出從幽谷之中。遷於高木之

一本友下有生字

矣。猶作其求友之聲况是人大意與毛同唯不與為異耳。

文王所以求友生也。大意與毛同唯不與為異耳。

**傳**丁丁至驚懼。正義曰此丁丁文連伐木故知伐

木聲下。去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則木是驚懼而鳴耳。

飛遷矣。故知嚶嚶然驚懼言此鳥為驚懼而鳴耳。

嚶非驚懼之聲也。故丁丁下。嚶嚶相切直之事。今傳解詩經之文耳。爾雅徑

木鳥鳴喻之義。釋訓云直之事。今傳解詩經之文耳。爾雅徑

訓與喻之義。釋訓云直之事。今傳解詩經之文耳。爾雅徑

臣盡力也。皆徑釋其義。不釋詩文。王肅亦云鳥聞伐

木鳥鳴喻之義。釋訓云直之事。今傳解詩經之文耳。爾雅徑

臣盡力也。皆徑釋其義。不釋詩文。王肅亦云鳥聞伐

臣盡力也。皆徑釋其義。不釋詩文。王肅亦云鳥聞伐

臣盡力也。皆徑釋其義。不釋詩文。王肅亦云鳥聞伐

臣盡力也。皆徑釋其義。不釋詩文。王肅亦云鳥聞伐

臣盡力也。皆徑釋其義。不釋詩文。王肅亦云鳥聞伐

臣盡力也。皆徑釋其義。不釋詩文。王肅亦云鳥聞伐

臣盡力也。皆徑釋其義。不釋詩文。王肅亦云鳥聞伐

木驚而相命。嘽，然故曰丁。丁，變嘽，相切直。以與朋友切。切，節節。其言得傳音也。言相切直者，謂切。切，磋相。正直也。○**丁**，至連言之。正義曰：箋全引釋訓。之文具解。丁，亦伐木聲也。故郭璞曰：丁，斫木聲。兩鳥聲。丁，亦伐木聲也。故郭璞曰：丁，斫木聲。嘽，嘽，雨鳥鳴。但正伐木，鳥鳴時有此相切直之義。故總言丁，嘽，嘽，為相切直。言未居位，謂未居諸侯之位。在於農畝時，山巖者以下云：伐木于阪，故知山傍巖崖之處。故云：山巖也。箋必以爲文。王身與友生伐木者，以爾雅云：丁，嘽，嘽，相切直。義則伐木之時，相切直也。而下二章，醜，酒，文，連，伐，木，是，酒，爲，伐，木，而，設，卽，伐，木，之，人，是朋友矣。朋友，既親，伐木，明，文，王，與，之，俱，行，故，知，親，在農禮記。註：士之子，食祿，不免農。則大夫以上，子免農。矣。時，文，王，爲，諸，侯，世，子，而，在，農，者，按，史，記，周，本，紀，太王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則文王初遷於岐，民稀國小，地又隘險，而多樹木，或當親自伐木，所以勸率。

**下民**，不可以禮論也。言嘽嘽兩鳥者，以相切直。若一鳥，不得有相切。故郭璞曰：嘽嘽兩鳥鳴，以喻朋友切。磋，相，正，是，以，義，勢，便，爲，兩，鳥，其，實，一，鳥，之，鳴，亦，嘽，嘽也。故知嘽其鳴矣。是一鳥也。又解鳥鳴與伐木，文連之意。以文王相切直之時，此兩鳥共鳴，亦似朋友之相切。磋及其遷處高木，嘽嘽相求，又似朋友之相求。故下觀之以爲喻。此鳴之志，似於有朋友之相求。道故連言之。葛覃，因以黃鳥爲興，亦此類也。**伐木許**，**許**，醜，酒，有，**蕀**，**傳**。許許，柿貌。以筐曰醜。以藪曰滑。蕀，美貌也。云：此言許者，伐木許許之人。今則有酒而醜之。

本其故也。許，沈呼古反。醜，徐所宜反。又所餘反。葛，羊汝反。樹，字廢反。又側几反。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傳**。羜，反藪。素口反。曰滑，思敘反。既有肥羜，以速諸父。

未成羊也。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

父異姓則稱舅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宗族之

仁者○云速召也○有酒有豕○今以召族之飲酒○直呂

反寧適不來微我弗顧○傳微無也○云寧召之適自

不來無使言我不顧念也於粢酒埽陳饋八簋○傳粢

鮮明貌○圓曰簋天子八簋○云粢然已灑擗矣陳其

黍稷矣謂為食禮○於如字舊音烏粢采且反洒所

反盥居偉反灑所蟹反又所解○既○有肥牡以速諸舅

反擗木又作拊南問反食音嗣○既○有肥牡以速諸舅

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傳咎過也○疏○伐木至有咎○毛

許然故鳥驚而飛去以喻朋友之相勸故德進而業

脩也此所與切磋之故舊今以筐醴其酒有與○然而

美與之燕飲焉王非直燕其故舊又既有肥豕之羊

以召朋友諸父而燕之俱有羊酒各舉其一也王意

又殷懃諸父兄弟必盡召之王言曰寧召之適自不

來則已無得不召之使言我不顧念之而懷怨也於

是察然洒掃其室廣陳飲食之饋黍稷之等有八簋

也既有肥脂之牡以召諸舅而食之寧召之適自不

來則止無使懷怨令我有咎過焉言王厚其朋友故

舊為設燕食兼有焉○鄭以嚮時與文王伐木許許

直呂

○

○

○

○

○

○

○

○

○

○

○

○

○

○

○

○

○



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與異姓則稱舅  
故曰諸父諸舅也禮記註云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  
**辭**也親禮說天子呼諸侯之義曰同姓大國則曰伯  
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則曰叔父異姓則曰  
叔舅是天子稱諸侯也左傳隱公謂滅偃伯曰叔父  
有憾於寡人鄭厲公謂原繁曰願與伯父圖之禮記  
衛孔理之鼎銘云公曰叔舅是諸侯稱大夫父舅之  
文也諸侯則國有大小之殊大夫唯以長幼為異故  
服虔左傳註云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  
父是也然則諸侯謂異姓大夫長者亦當為伯舅但  
經傳無其事耳公羊傳曰王者之後稱公大國稱侯  
皆千乘小國稱伯子男左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  
伯子男可也分五等為二節皆以公侯為上等伯子  
男為下等明大邦謂公侯小邦謂伯子男其稱牧伯  
則異曲禮曰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天子同姓謂之  
伯父異姓謂之伯舅東西二伯又曰九州之長入天  
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禮  
記註云牧尊於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避二伯也亦

以此為尊禮或損之而益謂此類也言由避二伯政  
稱叔因以別異大邦之君亦以損其稱而更益其尊  
故云損之而益也齊太公為王官之伯左傳云王使  
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太公佐我先王是稱大  
公為伯舅也及齊桓公興霸功王又以二伯之禮命  
之僖九年傳曰王使宰孔賜齊侯昨曰使孔賜伯舅  
昨是也周公亦分陝之伯而魯頌云王曰叔父者  
以其實成王叔父以本親言之也其晉文公亦有  
功而王策命辭云王曰叔父者齊桓晉文雖俱有  
功天子賜命皆本其祖太公受二伯命故還以二伯  
之禮賜桓公唐叔本受州牧之命故還以州牧之禮  
命文公故唐叔文公但稱叔父左傳周景王謂籍談  
曰叔父唐叔是唐叔亦受州牧之禮而稱叔父也僖  
二十四年傳王出適鄭使來告難曰敢告叔父謂魯  
為叔父成二年傳王告鞏朔曰今叔父克遂有功于  
齊謂晉為叔父也昭七年王使使為叔父也晉與魯  
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是謂衛為叔父也晉與魯  
衛王皆呼之為叔父昭九年王使詹伯辭於晉曰

伯父惠公歸自秦又謂晉侯為伯父由此觀之魯衛  
為大國而稱叔父晉國之中伯叔俱稱不同者以魯  
雖周公之後周公位冢宰為東伯而周公之國故擊  
繫伯禽左傳曰繫父禽父王孫牟並事康王三國俱  
以令德作王卿明兼州牧矣繫父唐叔之子王孫牟  
康叔之子康叔稱叔父是為州牧尚書酒誥命康叔  
之辭曰明大命於妹邦鄭云康叔為連屬之監則康  
叔後或為州牧繫父王孫牟或各繼其父為州牧也  
伯禽作費誓專征徐戎為方伯可知三國並為大國  
王室之親又皆二伯之後尊而異之所以皆稱叔父  
焉晉又稱伯父者以晉既六國世作盟主故變稱伯  
父耳尚書文侯之命王曰父義和平王得文侯夾輔  
周之勲尤親之而直稱父也天子稱朝廷公卿則無  
文蓋有爵者自依諸侯之例無爵者亦應以此長幼  
稱伯父叔父大夫以下位卑其稱父舅與否無文以  
明之此傳以及下經父舅兼有解天子所呼父舅之  
文以諸侯於大夫猶天子於諸侯同有父舅之名故  
連釋之焉既此篇燕朋友而呼父舅是父舅為天子

朋友事自明矣因天子有交友之義已釋諸侯亦有  
父舅故亦因解國君友其賢臣并及大夫友其宗族  
之仁者云仁賢者明尊卑之交非賢不友故也定本  
無宗字○有酒至飲酒。正義曰此有酒有牲召  
族人飲之蓋是燕禮非饗也何者聘禮註云饗謂烹  
大牢以飲賓也今此唯肥牲而已是非饗禮明矣今  
燕禮者是諸侯燕其羣臣及賓客之禮禮記云其牲  
狗不用羊豕此云有肥牲者天子之禮異於諸侯也  
宣十六年左傳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  
當燕王室之禮是天子燕饗之禮異於諸侯牲亦不  
同也○陳其至食禮。正義曰儀禮特牲少牢聘  
禮公食之等皆以簋盛黍稷則八簋是黍稷之器也  
故云陳其黍稷謂為食禮按周官官掌客職五等諸侯  
簋皆十二又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六簋此天子云八  
簋者據待族人設食之禮其掌客所云謂殮饗饋之  
大禮公食大夫是諸侯食大夫之禮若曰食特牲者  
二簋少牢者四簋故玉藻云少牢五俎四簋然則大  
牢者六簋上肥牲醴酒為燕禮此是食禮互陳之也

詩注疏卷之三

二

別類

知是食禮者燕禮主於飲酒無飯食則此蓋盛黍稷  
是食禮可知周禮地官春人云凡饗供食米則饗禮  
有黍稷矣但饗主於飲不主於食此經不言酒殺獨  
陳八簋假令與上醴酒并為一事亦不得為饗禮何  
者饗烹太牢以飲賓不得用未成羊豕也但於肥豕  
之下既言以速諸父又別言於祭酒掃以速諸舅明  
二者又為一禮上句為燕下句為食燕言諸父食言  
諸舅互文以相通也推此明以兼有饗矣但文不見  
饗

伐木于阪醴酒有行傳衍美貌傳云此言伐木于  
阪亦本之也邊豆有踐兄弟無遠傳云踐陳列貌兄  
弟父之黨母之黨民之失德乾餼以行傳餼食也傳  
云失德謂見謗訕也民尚以乾餼之食獲愆過於人  
况天子之饌反可以恨兄弟乎故不當遠之傳餼音  
侯爾雅

云傳饗餼食也愆起慶反訕於諫  
反饌七戀反遠于萬反亦如字

有酒湑我無酒醑我傳  
傳湑昔之也醑一宿酒也傳云醑買也此族人陳王  
之恩也王有酒則湑昔之王無酒醑買之要欲厚於  
族人傳顧又音沽昔所六反與左傳縮酒同義謂以茅  
涕之而去其糟也

坎坎鼓我蹲蹲舞我傳蹲蹲舞貌  
字從草涕子禮反

云為我擊鼓坎坎然為我興舞蹲蹲然謂以樂樂  
也

巴傳坎如字說文作護音同云舞曲也蹲毛句反本  
或作蹲同爾雅云喜也說文云十舞也從士尊為  
于為反下同樂樂

追我暇矣飲此湑矣傳云追及也  
上音岳下音洛

此又述王意也王曰及我今之間暇共飲此湑酒欲

其無不醉之意

音閑

**陶**

伐木於阪以驚鳥喻朋

友切磴以成道也。由朋友相成如此故今以筐醴其酒衍然而美以燕之既疏遠皆使召之而與之燕也。王又自言已不可不召族人之意下民之失德見謗訕者以何故乎。正由乾餼之食不分於人以獲愆過乾餼之食尚以獲愆况天子之饌可不召親戚令之恨乎。故盡召而燕之族人陳王之饌言王有酒則湑涕之以飲我王無酒則卒造一宿之醑酒以與我於時坎坎然擊鼓以娛我躡躡然興舞以樂我。是王恩甚厚矣。王又謂族人曰汝族人今日正及我間暇矣。共汝飲此酒矣。言已卒有間暇而為此飲其意欲令族人以不醉是王之恩厚也。鄭以伐木於阪亦本之酤買為異餘同。兄弟父至母之黨。正義曰以上言諸父為父黨則諸舅為母黨此言兄弟父舅二文故知父黨母黨也。禮有同姓異姓庶姓同姓總上王之同宗是父之黨也。異姓王舅之親庶姓

與王無親者天子於諸侯非同姓皆曰舅不由有親無親則舅文又以兼庶姓矣。其中容有舅甥之親故通言母之黨也。父黨母黨得同曰兄弟者兄弟是相親之辭因推而廣之異姓亦得言之。故釋親云父之黨為宗族母與妻之黨為兄弟是母黨為兄弟之文也。此不言妻黨者以舅是母黨之稱故特言母耳。其實妻黨亦曰兄弟釋親又曰妻之父為婚兄弟婿之父為姻兄弟是也。兄弟必兼言母黨者以甥舅之親與同姓等故類弁諸公刺王不能燕樂同姓而經曰豈伊異人兄弟甥舅是也。若然兄弟總辭而下箋獨言族人陳王之恩者以兄弟雖父黨兼言母黨而父黨為正故下特云族人也。此燕朋友故舊非燕族人據族人為朋友者互說耳。舉族可以兼異姓及庶姓矣。反可以恨兄弟乎。正義曰定恨作限恐非也。傳酤一宿酒。正義曰毛以為言無酒明是卒為之故云一宿酒蓋於時有之。箋以經傳無名一宿酒為酤者既有一宿之酒不得謂之無酒論語云酤酒市脯不食是古買酒為酤酒故亦之為酤買也。

為我至樂已。正義曰：兄弟陳王之厚，已使人為之。鼓舞言為我者，以樂由已而故作也。禮記天子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冕而總干，親在舞位。知此非王自舞者，食三老，五更重禮，示敬故。王親舞之，此與故舊燕樂不當王親舞也。若言王身親舞，豈亦親擊鼓乎？以此知使人為之。

伐木六章章六句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

其上焉。謂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

臣亦宜歸美於王，以崇君之尊而福祿之，以答其

歌也。下下俱戶嫁友疏。天保六章章六句至上焉。

下報上也。謂臣下作詩歌君之美，言天保神祐福祿所鍾，君雖實然，由臣所誅，是臣下歸美以報其

古本女作汝下皆同

上序又申之言，君能下其臣，下燕饗遣勞，謂鹿鳴至伐木之歌，以成其國之政教。故臣亦宜歸美於君，作天保之歌，以報答其上焉。然詩者志也，各自吟詠六篇之作，非是一人而已。此為答上篇之歌者，但聖人示法義，取相成。此鹿鳴至伐木於前，此篇繼之於後，以著義非此故。答上篇也。何則？上五篇非一人所作，又作彼者不與此計議，何相報之有？鄭云亦宜者，示法耳，非故報也。此篇六章皆言王受多福，是歸美之事。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傳固堅也。云保安爾女也。女王

也。天之安定女亦甚堅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傳俾

使單信也。或曰單厚也。除開也。云單盡也。天使女

盡厚天下之民，何福而不開，皆開出以予之。與。俾必

毛都但反鄭音丹俾爾多益以莫不庶傳庶衆也

云莫無也使汝每物益多以是故無不衆也至天保

庶。毛於單字自作兩辭以為作者見時人物得所

王業日隆歌而稱之以告王言天之安定汝王位亦

甚堅固矣何者夫使汝誠信愛厚天下臣民即知何

等福不開出與之天又使汝天下每物皆多有所益

以是之故物無不衆多也每物衆多是安定汝王位

甚堅固也毛又云軍厚者天使汝以厚德厚天下耳

○鄭以為盡厚天不為異餘同言亦孔之固亦語辭

猶不亦宜乎○云使至予之○正義曰此章言福

謂王得福也下章乃言臣民受天祿耳王能愛厚下

民德當天意然後天降之福但王能布德亦天為之

故云天使汝盡厚天下之民何福而不開言何廣辭

故云皆開出予之言開者若有閉藏蓄積今開出之

然此云開出予之據天授與王下言天保定爾俾爾

受天百祿據臣受天祿亦相通也

戩穀馨無不宜受天日祿傳戩福也穀祿也馨盡也

天使女所福祿之人謂羣臣也其舉事盡得其宜受

天之多祿戩子降爾遐福維日不足云遐遠也

天又下予女以廣遠之福使天下溥蒙之汲汲然如

日且不足也汲汲天保定汝之不足正義曰言天

祿之人朝廷羣臣等蓋無有不宜其舉事皆得其所

而受天百祿羣臣之外天又下與汝廣遠之福及天

下之民汲汲而欲下之維恐日日不足言天之使汝

臣民俱受天福是安定汝也羣臣受王爵位故謂羣

臣為汝所授天保定爾以莫不興云興盛也無不

盛者使萬物皆盛草木暢茂禽獸碩大如山如阜如

岡如陵傳言廣厚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

云此言其福祿委積高大也如川之方至以莫不

增多也云川之方至謂其水縱長之時也萬物之收皆

增多也長張丈反地文李巡曰高平謂土地豐

正名為陸土地獨高大名曰阜最大名為陵此

言至高大有正義曰言所委聚所累積而高大也地

官遺人註云少曰委多曰積積者以遺人當米粟者

有限言三十里有委五十里有積對例故為少多耳

此則無吉蠲為饋是用孝享傳吉善蠲絜也饋酒食

也享獻也云謂將祭祀也備尺志反享許丈反

祠丞嘗旱公先生傳春日祠夏日禴秋曰嘗冬曰烝

公事也云公先公謂后稷至諸絜也餘若反祠嗣絲

反烝之丞反絜直君曰卜爾萬壽無疆傳君先君也

尸所以象神卜予也云君曰卜爾者尸故主人傳

神辭也疆居良反故古既為天安定民事已成

乃善絜為酒食之饌是用致孝敬之心而獻之所獻

者將以為禴祠烝嘗之祭往事其先王由王齊敬絜

誠神歆降福先君之尸故于主人曰予爾萬年之壽

無有疆畔境界言民神相悅所以能受多福也鄭

謂將祭祀也一本謂上有享字古本後補

言高厚大之

上

文

持注





都歷反詒以之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傳質成也

成平也民事平以禮飲食相燕樂而已

百姓徧為爾德傳百姓百官族姓也

眾百姓徧為女之德言則而象之

曰此承上厚人事神之後反而本之言王已致神之

來至矣遺汝王以多福又使民之事平矣日用相與

飲食為樂其羣眾百姓之臣徧皆為汝之德言法効

之汝既人定事治羣下樂德是為天安定王業使君

聖臣賢上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傳恒弦升出也言俱

下皆善也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傳騫虧也

進也傳云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

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傳騫虧也

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傳騫虧也

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傳騫虧也

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傳騫虧也

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傳騫虧也

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傳騫虧也

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傳騫虧也

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傳騫虧也

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傳騫虧也

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傳云或之言有也如松柏之

枝葉常茂盛青青相承無衰落也

安王位此章說堅固之狀言王德位日隆有進無退

如日月之上弦稍就盈滿如日之出稍益明盛王既

德位如是天定其基業長久且又堅固如南山之壽

不騫虧不崩壞故常得隆盛如松柏之木枝葉而茂

猶王子孫世嗣相承恒無衰也

正義曰弦有上下知上弦者以對如日之升是益進

之義故知上弦矣日月在朔交會俱右行於天日遷

月疾從朔而分至三日去日已當二次始死鬼而

音洛 燕樂 羣黎

音通 德 神 之 爾 至

音通 德 神 之 爾 至

音通 德 神 之 爾 至

音通 德 神 之 爾 至

音通 德 神 之 爾 至

音通 德 神 之 爾 至

音通 德 神 之 爾 至

音通 德 神 之 爾 至

音通 德 神 之 爾 至

音通 德 神 之 爾 至

音通 德 神 之 爾 至

音通 德 神 之 爾 至

音通 德 神 之 爾 至

音通 德 神 之 爾 至

音通 德 神 之 爾 至

音通 德 神 之 爾 至

音通 德 神 之 爾 至

音通 德 神 之 爾 至

音通 德 神 之 爾 至

音通 德 神 之 爾 至

音通 德 神 之 爾 至

音通 德 神 之 爾 至

音通 德 神 之 爾 至

音通 德 神 之 爾 至

音通 德 神 之 爾 至

音通 德 神 之 爾 至

音通 德 神 之 爾 至

音通 德 神 之 爾 至

音通 德 神 之 爾 至

音通 德 神 之 爾 至

音通 德 神 之 爾 至

音通 德 神 之 爾 至

言上弦不云望集  
本定本細字作恒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  
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  
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也

王為西伯服事殷之時也昆夷西戎也天子殷王  
也戍守也西伯以殷王之命命其屬為將率將戍  
役禦西戎及北狄之難歌采薇以遣之杖杜勤歸  
者以其勤勞之故於其歸歌杖杜以休息之

音微

昆本又作混古門反獫本或作儉音險狁音允本  
亦作允難乃且反注皆同將率子亮反下所類反  
本亦作帥同注及後篇將率皆同勞  
力報反後篇勞還皆同杖杜大計反  
勤歸正義曰作采薇詩者遣戍役也戍守也謂  
遣守衛中國之役來人王乃以昆夷之患  
北方有獫狁之難來侵屯中國文王乃以天子殷  
王之命命其屬為將率遣屯戍之役人北攘獫狁  
西伐西戎以防守扞衛中國故歌此來薇以遣之  
及其還也歌出車以勞將帥之還歌杖杜以勤戍  
役之歸是故作此三篇之詩也昆夷言患獫狁言  
難患難一也變其文耳患難者謂與中國為難非  
獨周也故即變云守衛中國明中國皆被其患不  
獨守衛周而已此與出車五言獫狁唯一云西  
戎序先言昆夷者以昆夷侵周為患之切故先言  
之獫狁大於西戎出師主伐獫狁故戎勅戍役以  
無常入臨事命卿士為之故云命也其戍役則召

民而遣之不待加命故云遣也命將帥所以率戍  
役而序言遣戍役者以將帥者與君共同憂務其  
戍役則身處卑賤非有憂國之情不免君命而行  
耳文王為恤之情深殷勤於戍役簡略將帥故此  
篇之作遣戍役為主上三章遣戍役之辭四章五  
章以論將帥之行為率領戍役而言也卒章總序  
往反六章皆為遣戍役也故序先言命將帥後言  
遣戍役言將帥其實將帥尊故序先言命將帥後  
以作詩後人歌采薇以遣之者正謂述其所遣之  
勞還扶杜以勤歸不言歌者蒙上歌也勤勞一  
也勞者陳其功勞勤者陳其勤苦但變文耳還與  
歸一也還謂自役而反歸據嚮家之辭但所從言  
之異耳出車序云勞還歸義同勤勞不異也此序  
還並云勞明還歸義同勤勞不異也此序并言出  
車扶杜者以三篇同是一事共相首尾故因其遣  
而言其歸所以省文也○  
曰西方曰戎夷是總名此序云昆夷之患出車云

薄伐西戎明其一也故知昆夷西戎也文王於時  
事殷王也若非其屬無由命之故知以文王之命  
命其屬為將帥其屬謂南仲薄伐西戎則南仲一  
并禦西戎及北狄之難也皇南謚帝王世紀曰文  
王受命四年周正月丙子愬昆夷氏侵周一日三  
至周之東門文王聞之也尚書傳四年伐犬夷進  
不與戰明退即伐之也尚書傳四年伐犬夷進來  
犬夷昆夷也四年伐之也尚書傳四年伐犬夷進  
云猷猷大猷以為始以為終以書傳不言四年伐  
命將帥則言伐犬夷者紂命之意偶言耳以天子之  
注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伐者紂始畏惡  
之拘於羑里紂命之使伐勝而惡之往者紂以我  
交侵須加防禦文王請伐便即命之往者紂以我  
德益高人行期而言作止柔止剛止三者不同遣  
非一輩故首章箋云先輩可以行言先對後之辭

一本采薇下復有采  
薇二字

何時歸乎下一本復有  
何時歸乎四字

則二章為中輩三章為後輩矣二章傳曰柔始生也兵若一輩而遺則不得剛柔別章若異輩而行不應以三章為二輩則毛意柔亦中輩言始生者對剛為生之次柔謂初生耳若對作止之柔在作後矣與鄭晚同也莊二十九左傳曰凡馬日中而出謂春分也出車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出車就馬於牧地則是春分後也中氣所在雖無常定大抵在月中旬也中旬之後始出車就馬則首章二月下旬遺二章三月上旬遺三章三月中旬遺矣故卒章言昔我往矣楊柳依依是為二月之中事也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傳薇菜作生也傳云西伯將遣戍

役先與之期以采薇之時今薇生矣先輩可以行也

重言采薇者丁寧行期也重直用反曰歸曰歸歲

亦莫止傳云莫晚也曰女何時歸乎亦歲晚之時乃

得歸也又丁寧歸期定其心也莫音暮本或作暮協韻武博反靡

室靡家微狁之故不遑啓居微狁之故傳微狁北狄

也傳云北狄今匈奴也靡無遑暇啓跪也古者師出

不踰時今薇菜生而行歲晚乃得歸使女無室家夫

婦之道不暇跪居者有微狁之難故曉之也傳采薇

故正義曰文王將以出伐豫戒戍役期云采薇之時兵當出也王至期時乃遣戍役而告之曰我本期

以采薇之時今薇亦生止是本期已至汝先輩可以行矣既遣其行告之歸期曰何時歸曰何時歸必至

歲亦莫止之時乃得歸言歸必將晚所以使汝無室無家不得夫婦之道聚居止者正由微狁之故又不

得閑暇而跪處者亦由儼然之故序其中情告之是  
故使之懷恩而怒寇也。西伯至行期。正義曰  
知先與之期者以此辭遣時之言也。以薇亦作止報  
采薇采薇是先有此言也。故知先與之期重言采薇  
者是丁寧行期也。必先言期者以道遠敵強還歸必  
晚故豫告行期令之裝束也。月令云仲春之月無作  
大事孟秋乃命將帥不待孟秋而仲春遣兵者以患  
難既偏不暇待秋故也。莫晚至其心。正義曰  
集本定本暮作莫古字通用也。必告以歲晚之時乃  
得歸者緣行者欲知之且古者師出不踰時今從仲  
春涉冬若不豫告恐一時望還故丁寧歸期定其心  
也。既師出不踰時而文王過之者聖人觀敵強弱臨  
事制宜撫巡以道雖久不困高宗之伐鬼方周公之  
征四國皆三年乃歸。文王之於此行歲暮始反人無  
怨言故載以為法。然若出車曰春日遲遲薄言旋歸  
則此戌役以明年之春始得歸矣。期云歲暮暮實未  
歸。文王若實不知則無以為聖知而不告則無以為  
信且將帥受命而行不容違犯法度安得棄君之戒。

**致** 令淹久者儼然昆夷二方大敵將使一勞久逸  
**費** 永夕寧文王知事未卒平役不早反故致此遠期  
息彼近望歲暮言歸已期久矣焉可更延期約復至  
後年但冠既未平不可守茲小謀將帥亦當請命而  
留非是故違期限聖人者窮理盡神顯仁藏用若使  
將來之事豫以告人則日者卜祝之流安得謂之聖  
也。**采薇采薇薇亦柔止** **傳** 柔始生也。云柔謂脆晚  
之時。或作早晚字非也。音問。曰歸曰歸心亦憂止。云

憂止者憂其歸期將晚也。憂心烈烈載飢載渴。云烈  
烈憂貌則飢則渴言其苦也。我戍未定靡使歸聘。**傳**

聘問也。云定止也。我方守於北狄未得止息無所  
使歸問言所以憂也。靡使如字。義曰王遣戍役戒

少而詩照反  
堅忍音刃

之云我本期以采薇之時遣汝今薇亦始生柔脆矣  
 汝中輩可以行矣曰歸汝所歸期會至歲暮汝  
 心亦憂其晚矣然汝所以憂心烈烈然者以道路之  
 中則有飢則有渴勞苦甚矣汝又言我方戍於此秋  
 未得止定無人使歸問家安否所以憂也序其憂勞  
 亦知其意也。柔謂至晚晚之時。正義曰定本  
 作晚腴之時。聘問。正義曰聘問俱是謂問安  
 否之義散則通對則別故歸箋云小聘問以卿大夫  
 殊其文故采薇采薇亦剛止。傳少而剛也。箋云剛  
 為大小耳。曰歸曰歸歲亦陽止。傳陽歷陽月也。箋  
 謂少堅忍時也。曰歸曰歸歲亦陽止。傳陽歷陽月也。箋  
 云十月為陽時坤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此月為陽。  
 坤本亦作。王事靡盬不遑啓處。箋云盬不堅固也。  
 困魂反。處猶居也憂心孔疚我行不來。傳疚病來至也。箋云

我戍役自我也來猶反也據家曰來

又反。夜文。疏。陽

月。正義曰毛以陽為十月解名為陽月之意以十  
 一月為始陰消陽息復卦用事至四月純乾用事五  
 月受之以姤陽消陰息至九月而剝仍一陽在至十  
 月而陽盡為坤則從十一月至九月凡十有一月已  
 經歷此有陽之月而至坤為十月故云歷陽月以類  
 上暮止則不得歷過十月明義為然。十月至為  
 陽。正義曰鄭以傳言涉歷陽月不據十月故從爾  
 雅釋天云十月為陽本所以各十月為陽者時純坤  
 用事而嫌於無陽故名此月為陽也定本無為陽二  
 字直云故以名此月焉知為嫌者君子愛陽而惡陰  
 故以陽名之實陰陽而得陽名者以分陰分陽迭用  
 柔剛十二月之消息見其用事耳其實陰陽恒有詩  
 緯曰陽生酉仲陰生戌仲是十月月中兼有陰陽也四  
 月秀萋靡草死豈無陰乎明陰陽常兼有也易文言  
 曰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無陽故稱陽焉鄭云嫌  
 讀如羣公嫌之嫌古書篆作立心與水相近讀者失

之故也。上六為純得乾氣，雜以龍知此不與彼說同者。乾也。坤卦自以上六爻辰在巳為義，巳至四月故消。彼說坤非十月也。且文言謙於無陽為心邊，謙鄭從息為乾，非十月也。且文言謙於無陽為心邊，謙鄭從水邊，兼初無嫌字，知與此具孫炎即為鄭玄之徒。其往爾雅與郭璞皆云：嫌於無陽，故名之為陽是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傳：爾華盛貌，常棣也。云：此

言彼爾者，乃常棣之華，以興將率車馬服飾之盛也。爾

乃禮反，注同。彼路斯何君子之車。云：斯，此也。君子

謂將率戎車，既駕四牡，業業。傳：業業，然壯也。字。業如

及反，或**豈敢定居一月三捷**。傳：捷勝也。云：定止也。

將率之志，往至所往之地，不敢止而居處自安也。往

則庶乎一月之中，三有勝功，謂侵也。伐也。戰也。息。三

反又。彼爾至三捷。正義曰：成役之行，隨從將帥

之車，常棣之華，以喻彼路車者，斯何人之車乎？維君子

此美盛之戎車，駕之以行戎車，既駕矣。四牡之馬，業

業然，而壯健將帥乘此以行，至於所征之地，豈敢安

定其居乎？庶幾於一月之中，三有勝功，是其所以勞

也。故君子謂將率。正義曰：以其乘路車而稱君

子，故知謂將帥。則命卿。南仲雖為元帥，時未稱

王，無三公亦不過命卿也。卿車得稱路者，左傳：鄭子

孫，聘于王，王賜之大路，是卿車得稱路也。故鄭箴

膏，有云：卿以上所乘車，皆曰大路。詩云：彼路斯何？君

子之車，此大夫之車，稱路也。王制：卿為大夫，是鄭以

此詩將帥為文王之命大夫，故引王制以明之。

三有至戰也。正義曰此侵伐戰三傳之說皆異左  
 傳有鐘鼓曰伐無曰侵皆陳曰戰穀梁拘人民驅牛  
 馬曰侵斬樹木壞官室曰伐公羊稱捕者侵精者伐  
 是也周禮大司馬職曰賊賢害仁則伐之負固不服  
 則侵之注引春秋傳曰精者曰伐又曰有鐘鼓曰伐  
 則伐者兵入其境鳴鐘鼓以往所以聲其罪侵者兵  
 加其境而已用兵淺者然則鄭參用三傳之文也周  
 禮九伐指對故侵為用兵淺者其實侵名但無鐘鼓  
 耳雖深入亦謂之侵故僖四年諸侯侵蔡蔡潰遂伐  
 楚是深入名侵也伐名施於重入境雖淺亦名伐故  
 經云昔人伐我東鄙及齊侯伐我北鄙纒伐界上是  
 淺亦稱伐也侵伐則主國之師未起直入境而行之  
 若主國出而禦之則曰戰故左傳皆陳曰戰此言庶  
 乎一月之中三有勝功者謂侵伐戰於三事之內望  
 者勝功非謂三者之中惟有一勝功耳此侵伐戰用  
 師之大名故畧舉之非如春秋用兵之例三者之外  
 仍有故取襲克圍滅入之名 駕被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

所腓傳騤騤疆也腓辟也傳云腓當作芘此言戎車

者將率之所依乘戍役之所芘倚也騤求龜反腓符

其綺反舊於蟻反四牡翼翼象弭魚服傳翼翼閑也象弭弓

反末也所以解紛也魚服魚皮也傳云弭弓反末譬

者以象骨為之以助御者解轡紛宜骨也服矢服也

○弭彌氏反紛音計又音結本又作紛芳云反譬豈  
 說文方血反又邊之入聲埤蒼云弓末反戾也

不日戒嚴狃孔棘傳云戒警勅軍事也孔甚棘急也

言君子小人豈不日相警戒乎誠曰相警戒也嚴狃

之難甚急豫述其苦以勸之也○日戒音越又疏駕彼

詩注疏九之三



按上室作族為是

赫。以行其四壯之馬。駢然其壯健。故將帥君子之  
所依乘。戎役小人。之所避患。言小人倚此將帥戰車  
以避前敵。來戰之患也。往至所征之地。則又習戰備  
其兵車所駕四壯之馬。翼翼然。閑習其弓。則以象骨  
為之。弭其矢。則以魚皮為翼。然閑習其器械。又備於  
時。君子小人。豈不日相警戒乎。誠相警戒。以獵狝之  
難。甚急。是故汝等勞苦。豫述以勸之。鄭唯以戎車  
質畧。王述之。所庇倚。為異餘同。鄭以君子所依。戎車  
也。小人所非。亦當非戎車安得更有避患。義故易之  
為庇。言戎役之所庇。倚謂依。陰也。文七年左傳云。公  
室者。公室之所庇。廕是也。○**釋器**。孫炎曰。緣謂繫束而漆  
之。又曰。無緣者。謂之弭。孫炎曰。不以繫束骨飾兩頭  
者。也。然則弭者。弓弣之弣。名以象骨為之。是弓之末。弣  
弛之則反曲。故云象弣為弓。反末也。繩索有結。用以  
解之。故曰所以解紛也。紛與結義同。魚服以魚皮為

**矢服**。故云魚服。魚皮左傳曰。歸夫入魚軒。服虞云。魚  
獸名。則魚皮又可以飾車也。陸機疏曰。魚服。魚獸之  
皮也。魚獸似猪。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  
今以為可弓。韃步。義者也。其皮雖乾燥。以為弓。韃  
服經云。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  
其毛復如故。雖在數千里外。可以知海水之潮。自相  
感也。○**釋器**。弣。弓至矢服也。正義曰。此申說傳義也。說  
文云。警。方結反。云。弓矣也。言象弣。謂弓反末。警。戾之  
處。以象骨為之也。傳云。解紛。不知解何人。繩之。紛。故申  
之。助御者。解。轡。紛也。兵車。三。人。同。載。左。言。助。御。解。轡。非  
御車。各專其事。尚書。左。不。攻。於。左。汝。不。能。恭。命。御。非  
其馬。之。正。汝。不。恭。命。是。職。司。別。矣。而。言。助。御。解。轡。非  
者。御。人。自。當。佩。角。不。專。待。射。者。解。結。弣。之。用。骨。自。是  
弓。之。所。宜。亦。不。為。解。轡。而。設。但。巧。者。作。器。因。物。取。用。  
以。弓。必。須。骨。故。用。滑。象。若。轡。或。有。紛。可。以。助。解。之。耳。  
非。專。為。代。御。者。解。紛。設。此。象。弣。也。夏。官。司。弓。人。職。曰。  
仲。秋。獻。矢。服。之。是。矢。器。謂。之。服。也。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傳楊柳蒲柳也霏霏甚也傳云

我來戍止而謂始反時也。上三章言戍役次二章言

將率之行故此章重序其往反之時極言其苦符以說

之也。昔韓詩云昔始也雨手付反霏芳菲反說音悅。行道遲遲載渴載飢傳

遲遲長遠也傳云行反在於道路猶飢渴言至苦也之

我心傷悲莫知我哀傳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

死也。昔我至我哀。正義曰此遣戍役豫敘得還之

時當云昔出家往矣之時楊柳依依今我來思事得

還返又遇雨雪霏霏然既許歲晚而歸故豫言來將

遇雨雪也於時行在長遠之道遲遲然則有渴則有

飢得不云我心甚傷悲矣莫有知我之哀者述其勞

采薇六章章八句

苦言已知其情所以悅之使民忘其勞也。傳我來戍役止而謂始反時。正義曰正本無役字其理是也

正韻精義

毛詩註疏卷第九

九之三

采芣六章章八句

詩云采芣芣在采之時揚揚然也今我來思事得  
出又云芣芣在采之時揚揚然也今我來思事得  
采芣五而謂故又謂。五章曰五本無芣字其來將  
苦言曰吟其前無必句之動句也其後也。

